

期六第·卷一第



行發南東版社造維改



第一卷·第六期目錄

短 級性的戰鬥……………斯 瑛(二二一)
 兩種微笑……………南 荒(二二一)
 論 關於翻譯……………俞 馨(二二二)

號兵馮玉珂(小說)……………魏 伯(二二三)

最近文學創作的一般傾向(論文)……………歐陽凡海(二四三)

馬與愛馬者(報告)……………夏 琪(二四九)

詩 瘋婦……………王晨牧(二四九)
 驛路……………郭 風(二五〇)
 出征……………民(二六〇)
 沉江城……………高 詠(二五一)
 啓銳……………高 詠(二五二)
 英雄樹……………嚴杰人(二五六)

賣餅師(小說)……………任 生(二五三)

「犧羊」(回憶)……………姚 隼(二五七)

「風陵渡」(書評)……………楊 洪(二五九)

第三帝國的兵士 (長篇連載)……………匈·霍爾斯發作(二六四)
 譯者 黎烈文

編後記……………編 者(二七〇)
 作家短簡……………記 者輯(補白)
 織石婦(封面木刻)……………野 夫(封面)

現代文藝

第一卷·第六期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廿五日出版

編輯者 改進出版社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定價	預		每冊	零售	每月		
	三個月	半年			本省	外省	外國
全年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四分	四分	二元	二元	二元
半年	一元二角五分	一元二角五分	二分	二分	一元	一元	一元
三個月	七角	七角	二分	二分	五角	五角	五角
內郵費	五角	五角	五分	五分	八角	八角	八角
凡郵匯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但以一角以內者為限。							

定價表

短論

韌性的戰鬥

斯 遠

最近敵人連接的狂炸我們政治中心的戰時首都重慶，這種獸性的舉動，除掉表現出日本軍閥的急躁，苦悶，手忙腳亂，迴光反照，以及屠殺無辜民衆的暴行之外，完全是得不償失的。但却也引起我們一點感想——那便是我們的文藝運動在這時候所暴露出來的弱點。

首都重慶是我們政治中心，同時也是我們的文化中心。就文藝界的情形來說，抗戰以前的活動中心是上海，抗戰後是武漢，而現在，隨着武漢的淪陷，又轉移到了重慶。全國幾個較爲讀者所熟悉的文藝刊物，也大部分集中在重慶。如今，滬港環境轉趨，重慶遭遇大轟炸，刊物在炸彈的威脅下，不能不暫時停出或長時間的脫期，而我們的整個文藝運動似乎也隨着滯弛住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損失。怎樣來克服這種弱點呢？這已經不是一個

新問題了。抗戰一起，我們就在喊着「普遍建立文藝據點」的口號。甚至有人把全國分成若干戰區，以期每個戰區都能獨立發揮戰鬥力量。這儼然是重要的。但口號喊得雖響亮，表現在事實上的又是怎樣呢？在西南方面的桂林與昆明，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質量相當的文藝刊物出現——甚至勸察加的昆明還容許一些教授老爺們在那里提倡寫「與抗戰無關的題材」。我們這樣說：並不是主張文藝運動便是出文藝刊物。但運動必有所表現。一個好的文藝刊物，一方面可以容納這種運動的成果，一方面則藉以培植並領導廣大的文藝新軍。所以，刊物在現在，還是異常重要的。

我們的抗戰是一種韌性的戰鬥。我們的抗戰文藝運動也必須充分發揮這一特徵。「普遍建立文藝據點」的口號，再不能是一句漂亮的空話。我們的環境及物質條件雖然困難，我們必須有克服這種困難的勇氣與力量。首先，我們應該把責難放在文藝工作者自己的身上。文藝工作者有的進入敵後的游擊區里，有的在正前線；對他們，我們寄與無限的欽佩與熱望，他們的工作的艱苦與意義成正比例。而留在後方的各大都市里的，這時不容許袖手旁觀，正應以最大的努力爭取有利的條件，在所在地建立起文藝據點，發揮我們韌性的戰鬥精神。

其次，出版家們也再不能唯利是圖，專門着眼於生意經了。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論調，以爲與商人談文化是徒然無益的事。但抗戰的

新形勢要求着一切國民供獻其所有。爲了抗戰，出版家應該在這一方面給予文藝工作者以最大的方便。

××××××××××××××××
××××××××××××××××
××××××××××××××××
××××××××××××××××
××××××××××××××××
××××××××××××××××
××××××××××××××××
××××××××××××××××

兩種微笑

南 荒

俄國十九世紀大小說家果戈理 (N. Gogol) 的名著「死魂靈」，已以魯迅先生的翻譯，成爲中國讀者所習熟的作品了。這作品，描繪着舊俄羅斯一羣地主的典型，這些地主都是一些既極可笑，又復可愛的人物。果戈理用着平常的事與平常的話深刻地表現出當時地主的面貌。通過這些平常的事與平常的話——也即是通過這些地主的面貌，果戈理的筆傳達出舊俄羅斯的「含淚的微笑」。

這種「含淚的微笑」可以說是俄國文學的傳統。但是，現在那業已屬於過去的了，因爲在俄羅斯的本土上，「含淚的微笑」業已變了質——替代它的是一種盡心盡力的生活的歡愉，是一種「健康的微笑」。俄羅斯人民的過去誠然是悲慘而黯淡的，但現在他們都開始熱愛起自己的生活，遠瞻着人類的將來了。這種



「健康的微笑」就表現在革命後的蘇聯的新興文學作品上。

反觀我們自己的國家，從屈辱到抗戰——這一條民族新生的道路，不也就是從「含淚的微笑」到「健康的微笑」的道路嗎？通過這條艱苦的民族革命的道路，我們也將有「健康的微笑」了。而且，這種「健康的微笑」目前業已存在；而且，隨着抗戰勝利的曙光將益增其聲浪。但是，我們不是也同時存在着「含淚的微笑」呢？回答是肯定的：我們同時也存在着「含淚的微笑」。在抗戰現實上，這兩種微笑同時存在，所以在抗戰文藝上，這兩種微笑也同時存在。這是我們這時代的特徵，也是我們鬥爭的二重性。不過必須指點清楚的，所謂「含淚的微笑」的存在應該絕對不是宿命的。勝利是確定的，只是當着這股新生的力量的湧湧，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攪浮起了一些陳腐的殘渣罷了。

我們表現着「健康的微笑」，也表現着「含淚的微笑」，這正是作為一個作家對現實的忠實，作為一個作家的「藝術良心」的激發。凡人必有所愛憎，而作為一個作家，他的愛憎應該更其熱烈。對於所愛的，我們歌頌它，讚揚它；對於所憎的，我們指摘它，投以咒詛和無情的攻擊。

我們面對着錯雜的現實，我們的筆描繪着湧湧的新生的力量，也描繪着被攪浮起來的陳腐的殘渣。只有這樣，藏積在抗戰洪流之中的

「垢」與「污」，才能被清掃無餘，我們的「含淚的微笑」才能被「健康的微笑」所替代。

這是不是業已成爲多餘的「老生常談」了呢？是不是還有一些作家不且也不願自己的筆觸入那些「垢」與「污」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關於翻譯

俞 霖

中國新文學的長成之常常受着世界文學的影響的事實，是早經一般人承認了的。雖然也有人說中國新文學是承所謂公安竟陵派的源流，但也無法抹殺世界文學的影響。因而，對目前文壇上所論爭着的民族形式問題，我們的理解是不僅僅揚棄中國的舊文學的傳統，而且同時應該接受世界的富麗、進步的文學遺產。所以，爲了新文學的茁實長成，對世界優秀作品的介紹是一件異常重要的工作。

在抗戰以前，我們的翻譯界縱然蕪雜不堪，笑話百出，甚至受人奚落和輕蔑，可是依然日臻蓬勃，而一些出於忠實謹慎的譯者的手筆的作品，依然給予我們的新文學以有益的營養。例如專登翻譯作品的「譯文月刊」以及一二種專收翻譯作品的文學叢書，不是在讀者之中還保留着不可磨滅的印象嗎？

抗戰起後，即使出版條件有着怎樣的困難

吧，我們的抗戰文藝，在質的方面的提高，是不可忽視的事實。但是在介紹世界文學這一件事上，却留出了一頁空白。有一個時期，好像曾經有人吶喊過，說無論是對內對外的介紹，都應該加緊才好。一方面，把中國的抗戰文藝介紹到外國去，使外國人也看一看我們生長在炮火中的文藝達到了怎樣的水準，並且同時也使外國人看一看我們的抗戰現實；另一方面，把外國作品介紹到中國來，供給我們的作者的借鏡，使抗戰文藝能得到更好的料肥。

這種「雙管齊下」的辦法的確是異常重要的。不過——大概也是限於事實上的困難吧，兩方面似乎都做得很不够。關於後一方面，現在的幾種較爲重要的文藝刊物上，偶而也可以讀到一點翻譯作品，但那是多麼零碎呵。最近上海曾經出版過一種專登譯作的刊物「譯林」，各方面都很像「譯文」的復活，態度也很嚴肅，雖說內容不及「譯文」的整齊，但在這時候而能出現這樣的刊物，總是一件可喜的事。可惜最近上海環境轉惡，前途自也兇多吉少。我們提出這問題，自然也不是酷求什麼有系統的巨大工程，只希望有人能默默的做，而在做的時候，不要僅僅着眼在一時的風尚，而應顧到作品真正的價值。

其次，即就目前一些零碎的介绍而論，也難免沒有混珠的「魚目」。對於這種「魚目」的挑別的工作，也是不能忽略的。我們的創作進步了，那麼我們的翻譯呢？

號兵馮玉珂

魏 伯

馮玉珂一手拿住號，一手拿着四五寸見方的小木匣子，低着頭，從霧里辨認着崎嶇的小路向山上走去。真是霧的海嘯，人撥開霧，在霧里游泳；霧埋着人，在人背後潮漲。他穿行在石塊上，樹林里，霧也不斷地化成水滴浙浙灑灑地由那殘黃的樹葉上滴下來。但到達山頂上的時候，他是全給霧圍住了，看不見天，看不見地，辨不清楚那是樹林，那是營部駐防的趙村，那是來路，那是歸路。全世界都成了單一的顏色，全世界成了模糊的靜凝的霧的海，它給人以憂悵，以愁悶，以煩燥……

他把木匣放在自己的脚下，痛苦的臉上沉思似地仔細地看它一眼，然後便把這隻號放在嘴上了。竭力忍着自己的眼淚，胸脯起伏着，全身不能自禁地微微顫抖着，粗嘎而漫長的號音便由山峯上響起了。那號音是一個受難的人在荒山上大膽的哭訴，是眼淚，是孤零，是忿怒，是寂寞……霧給感動地顫抖着，默默地去而復來，來而復去。他眼睛里含着燃燒似的痛苦，繼續着吹出自己的生命的聲音。號音

是那樣的高昂，像是什麼東西要破裂了，要焚燬了……

他今天又是給夢驚醒的。夢里夢見那拖着兩個辮子的七歲的妹妹，給日本兵兇惡地追趕着。一片黃金色的潮濕的沙灘上，妹妹的兩腿風一樣向前跳着，一個腳印接着一個腳印，而日本兵張開血嘴一步也不放鬆她，只有幾步的距離，那可愛的蘋果色的臉完全給嚇成蒼白的了……忽然自己出現了，她見了自己就用破碎的聲音發瘋般地喊着：「哥哥，哥哥」，他打了一個冷顫就醒來了。橫在眼前的只是那就要退去的夜色，卻沒有妹妹的一點蹤影。黎明確實是在微語了。雞在啼，狗在吠，牲口賴子上的銅鈴帶着睡意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但卻沒有妹妹的狂喊。她隨着夢遠遠地飄去了，但留給他了不能磨滅的痛苦。五點鐘他吹了起床號。五點十分他又吹了隊伍出操的集合號後便獨自向山上走來了。

一個山頭，由山頂流進那窄深的荒僻的山谷里，再由山谷里爬行到原野里……一塊天露出來了，一片樹露出來了。一個山坡，一個村莊，一叢墳……

營長和他的衛兵又在騎馬了。是在上元鎮那一戰役從敵人奪來的兩匹高大的洋馬，剛來的時候身上充滿泥污，瘦弱而頹喪，但現在馳奔得已是這麼兇猛了，自山上看去是鮮紅的兩簇火，兩顆流星。

第三連黃連長的口令是非常宏亮的，在他的命令之下大家開始在爬左邊的山頭了。一團團的灰點向上滾着。

「噠噠的噠噠的噠噠的……」

他止住了自己的悲憤，突然像在戰場上向敵人攻擊似的，配合着同志們的勇敢的行動，他改吹起衝鋒號來了，緊張而興奮。他鼓舞着大家，像是鬆了一下敵人就會逃脫似的，眼睛內的紅筋彈簧一樣地一條條漲了起來，他恨不得一下大家能爬到山頂，衝進敵人的陣地里去。此時妹妹又出現在他的眼里，她在狂奔，日本兵在窮追，而自己的弟兄就要追上了。

「噠噠的噠噠的噠噠的……」像是號已吹不及了，他自己又揮着號筒高聲地喊：「——殺，殺呀！」

山也在幫着他叫：

「……殺……殺呀……」

但同志們爬到山頂上的時候都停止了，大家在喘着氣，笑着，談着。妹妹呢？日本兵呢

？却又悄悄地飛去了。他自己又做了一個夢，留給他的是比先前更重的悲哀。他鬆神地低下頭去。

「喂，小兄弟再吹一個呀，噠噠的……」

同志們在另一個山坡上很親切地向他喊。

「噠噠的噠噠的，小兄弟不要光想心事呀。」

馮玉珂，該收操啦，只差五分鐘了，喂！營長是非常中意馮玉珂的，在人前時常誇獎他。

馮玉珂反感到了難以忍受的寂寞。濃密的睫毛上滾着亮晶晶的玻璃似的眼淚。然後抱住小匣就狠命地抽搥起來。

團部由電話里傳來了情報：上元鎮一帶又發現四五百敵人，並有向西竄的企圖。營長照他的習慣，一邊抽煙，一邊拿着一隻紅藍色鉛筆，在軍用地圖上尋找着這個地方，最後做上記號。後來又溫習似地尋找別的地方，不時用鉛筆修正着地圖上面的記號。他衛兵在給他清理床鋪，擺正掉上的書籍和文具。

「報告營長，我……」

「啊你，你怎麼樣？」營長轉過頭來，溫存地拍一下馮玉珂的肩頭，臉微微笑着。

「我要……報告營長，我要當兵。」馮玉

珂女孩子一樣羞怯，眼睛往下看，竭力不使碰着營長的。

「哈哈，又要當兵，又一次……」營長非常響亮的隨便地笑起來。笑聲是親切的。馮玉珂怪營長把自己的意見當做兒戲；自己已十六歲了，他還把自己當做小孩子，每次講話總拿笑打斷自己的意見。笑聲總使他不安，覺到一種難言的威脅，減少他說話的勇氣。他決定還一次要堅持自己的請求，營長又講話了：

「我問你，馮玉珂……」

「有！」他像是要證明自己不比任何當兵的差一點，營長講到自己名字的時候，就興奮地大聲地答應了一聲。

「呵，好精神！」營長還是開玩笑地誇獎他。「我問你，你現在是老百姓是兵？」

「——兵。」

「對呀，你已經當兵了，還當什麼兵？」

「不……報告營長，我要拿槍，拿快槍！」

臉都漲紅了，但他還是鼓足勇氣說下去。

「呀，又要拿槍，你看你還沒槍高哩。」

「報告營長，我要拿槍……」看自己的請求又要被拒絕了，兩隻肩膀禁不住抖索起來。但他用力忍住自己的眼淚，掙扎似地繼續請求着。

「你那匣子里什麼東西？」營長有意把話插開，問起他手裏拿着的匣子來。這匣子他天天不離手，睡覺時也放在氈子里抱着，對營里所有的人都是一個秘密。

「報告營長，我要拿……」他為自己的失敗傷心地抱着匣子哭起來了，淚像斷了綫的一串珍珠似地，一滴一滴地流下來。接着衛兵攔不住，他便執拗地受了侮辱似地從屋裏退出去。也沒給營長行禮。

「奇怪的孩子！」營長望着他不見了，沉默了半天，才悵然地這樣詢問般的說了一句。

「馮玉珂晚上睡了盡說胡話，大家睡得好好的，他就突然「妹妹呀，爹呀……」叫起來，有時候嗚嗚的亂哭，等幾個人給吵醒了，他又呼嚕呼嚕睡着啦。」

「他跟誰要好些？」

「跟誰都不壞，他規規矩矩誰都不惹，可是跟誰也不多講話，心事裝在匣子里，和誰也不講。」衛兵對這奇怪孩子隱隱有點不滿意。

「怎麼樣，他的帖子……」

「誰看一個小孩子的帖子，還不是白化幾張紙！」

「也難怪，幾個月了哩，也難怪。」

幾分鐘後那如啼如訴的號聲從原野里傳來了。每逢馮玉珂請求補成戰鬥的兵而遭了拒絕的時候，他便一個人跑到荒野里，或是山上歇起號來。

「又是這，又是這，這號音，這傢伙……」營長分了一份馮玉珂的悲哀，咬着嘴唇來回在屋裏走着。「這怎麼能答應呢，給你一隻槍不是送死嗎……而且吹號還不一樣嗎，一樣打敵人呀……真死心眼……也真可憐！」他自語着

，皮鞋因脚用力過重，擊打着地上舖的方磚的時候，便叭叭地響起來。

號聲一會就停止了。人家告訴他馮玉珂吹號吹累時便抱着匣子哭起來。於是他又想起那孩子流淚的臉。營長粗茁的眉毛扇子一樣展開了。

去年冬天敵人進了大興莊，只佔據了兩天就又被我們奪回來了。但敵人殺害與毀壞的力量是不可想像的。村里一百多戶，不能逃的便都在日本的刺刀下安息了。街上全是沒有掩埋的屍屍。狼在山頭上貪婪地叫着，狗也在獵取它們的食品。房子也全被放火燒掉。

營長帶領一營人夜里到達此地後本要住在村里的，因為天正飄着雪，出奇的冷，村里一定更冷和些。但聽了副官報告村里的慘狀以後，便不得不重新改變計劃，臨時改駐在村東的古廟里。也許是因為「皇軍」的迷信吧，古廟絲毫沒有遭劫。

弟兄們在廟附近找柴烤火，以度過這漫長而寒冷的雪夜。荒野里柴是非常少的，而且白茫茫的雪把什麼都掩埋淨了。膽大的便摸進村子在死人堆里找。

運氣是不錯的，不但找到一些樑，和由房子上倒下來的好條，而且在一個屋角里找到一堆麥糶。麥糶非常潮濕，拿麥糶來引火是再好不過了。幾個人帶着歡喜拂去落在麥糶上的夜里也有點發亮的雪層，把大氈展開就往里面搓

許多同志都在盼望他們的歸去呢。

「噢！噢！」一個弟兄突然發出恐懼的叫聲，往後退了幾步，而且像是還要繼續向外逃。這恐懼傳染給別的弟兄，他們也發怔的站起來。

「惹回事呀，奶奶的？」

「里面有……」

「看你這狗熊樣子，說清楚……」

「有死人。」要逃走的弟兄也鎮靜下來了，重回到麥糶堆前。「我手一抓，就抓到一塊頭皮，毛東東的……」

「別瞎扯啦，日本沒這麼孝順，殺了你還給你埋在草里！」

「騙你是舅子，不相信當面試，你來摸摸呀。」

「別囉囉啦，咱們在死人窩里混的還怕死人！來給他扒出來！」

一個弟兄又在麥糶堆里搜索起來，那個人頭很快就又被發現了。他開始用力向外邊扯，就在這個時候，人頭發出可怕的痛苦的嗥叫，他的手馬上鬆開了。恐懼使他喘不過氣。大家的心也都有點慌亂了。但這次誰也沒有逃。很快地他們辨別出了堆在里面的不是死屍，而是一個活人。

「也許是鬼子呢！」他們常聽說鬼子投到中國這方面來。這個鬼子也許在藏着等中國兵來投降呢。大家都樂起來，想着如能捉個鬼子回去，全營都要喜歡的跳起來了。

「喂，出來！」

他們開玩笑似的兇猛的把他拖出來，使他們失望的却是一個小孩子。也許由於寒冷，也許由於恐懼，小孩子佝偻着身子儘往一塊縮，牙齒響亮地互相碰擊着。且不時作着稚氣的反抗。

「也許是個偵探呢。」一個弟兄開玩笑似的這樣說，大家都笑了。不一會他們就把「勝利品」帶到營長那里。直到這個時候大家才發見小孩子手里還抱着一個小匣子。

金黃色的，赤橙色的，紫色的，藍色的火焰豐富而旺盛地在燃燒着，劈柴時常迸出火星，潮濕的地方着了火時便滋滋地叫起來。火給每個人以興奮，血紅的臉上放着光彩，互相開着玩笑，吹牛，扭打着，有的脫下棉襖在嗶嗶刺刺地弄死小蟲子。

營長的脾氣是不算太好的，但今天對這小孩子却特別客氣。最初，小孩子啞巴一樣對營長的問話一概不理。營長令衛兵給他洗臉，同時拿一身舊軍服給他穿上。他臉上一直毫無表情，兩隻眼睛甚至放出冷酷的光輝。營長像對待小弟弟一樣，溫存地拍着他的肩頭，柔聲地問：

「你這匣子里是什麼呢？喂，我看看！」

不防他却抱着營長，用盡所有力氣非常悲慟地哭起來，大家都給感動了。營長撫摸着他的頭，更為親切地說：

「不要哭，告訴我你怎麼啦，家是哪里的，你爹爹呢，怎麼一個人……」

「我要找我爹爹，我爹爹呢……」孩子哭

得更懶了，兩隻腳狠命地往地下踩。接着又像
是記起了什麼：「我要回城里去，到……」

「你家是城里的？」

「我要回去，我娘給鬼子……」

接着又哭他妹妹，說要找他妹妹去……

營長幾次企圖逼他說出自己的身世，也幾次想看一下他匣子里到底是什麼東西，但他都拒絕了。

火漸漸淡了，幾尺高的火焰又變做幾寸高的火苗。人們的興奮像都過去了，有的在打呵欠，許多人都圍着火堆睡着了。一切開始在靜靜地凍凝，人們能辨別出雪在空中飄落的聲音。

小孩子大概也哭乏了，聲音由高而低，後來只抽抽着肩頭，很快也就睡去了。營長企圖在他睡覺時悄悄地把他的匣子拿來看一下，但他的手把匣子抱得非常緊，剛一觸到匣子他就醒來了。他哭着，大聲地哭着……

「啊，別哭，人家都在睡哩，給你一條氈子！」

第二天營長就帶着這孩子跟他一道出發。孩子對營長是非常信任的，這從他常對營長望着的閃閃發光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來。而且他告訴了營長，自己叫馮玉珂，小學學生。還告訴他會吹號。

「能吹號？那太好了，你吹一下看！」

營長讓號兵把號遞給他。他吹了一個普通隊伍行進時用的進行曲。這格外使營長喜歡

，沒等他吹完營長就響亮地笑起來了。

但除此之外他就沒有再講別的。

營長給他補個號兵的名字。但正在練號的時候，往往他就無來由地哭起來。誰都沒看見他笑。和誰都不多談。常常一個人跑到荒野里，在陽光底下或是在風里把匣子打開來，翻着，沉視着，然後用鉛筆在紙上寫着，隨後就又会哭起來。

他那凸出的額額裏着一個聰明的腦袋。出操號，起床號，衝鋒號，轉進號，睡覺號……他都學會了。營長像一顆珍珠一樣愛他，總笑着跟他講：

「馮玉珂，你真行，你這孩子……」

在核桃凹他第一次跟隨營長上前綫。

「報告營長，我爹爹跟妹妹在日本那邊吧？」

「你爹爹妹妹？唔，是的……」

「真的嗎？」馮玉珂異常興奮，眼睛裏爲着未來的要跟父親妹妹團聚的幸福閃爍着，而且流出眼淚了。

真是一場惡毒的戰爭啊。兇悍的敵人已經先我佔據了那個高而險阻的山頭，機關槍，迫擊砲，擲彈筒構成密雨般的火網，來攔取着中國軍隊每一個人的生命。大家全要陷在死亡里。但他們的目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存；不是敗退，而是勝利；不是被敵人殲滅，而是殲滅敵人，而是衝向山頭，衝向敵人的陣營，粉碎了它……

子彈在他們四周飛着，山巒在戰慄着。許多同志都倒下了。營長兩隻痛苦的眼睛血染過了一樣紅，用手指嵌着下巴前望着。突然那鋼鉄一樣的堅決出現在兩頰上：

「馮玉珂，吹衝鋒！」

嘩嘩的嘩嘩的嘩嘩的……

海潮一樣，人們吶喊着衝上去……

號是勇敢的，人是勇敢的。號是衝鋒的，人也是衝鋒的。子彈擊不退這號音，也擊不退這人羣。號呼喚着大家，鼓舞着大家，奔向山頭，奔向敵人，跟着同伴衝上去，踏着同伴的血走上去，毫無吝惜地把生命交出來。

「馮玉珂，向前吹去！」

馮玉珂沒有遲疑一下就瘋了一樣向前衝去了，夾雜在隊伍里面吹着。大家更興奮了，垂着頭的昂起來，倒下的又睜開眼睛，開了嘴的又喊着「前進」……子彈從左邊穿來，子彈從右面穿來，從下邊穿來，從上邊穿來，而他看都不看一眼，只吹着，前進着，隊伍在號聲下喊着，奔向山去。

山頭上的太陽旗被他們拔下來，他們勝利了。

嘩嘩的嘩嘩的嘩嘩的……

他們又衝下山去。

戰鬥完結後，大家把馮玉珂圍起來，不相信似的大家用敬服而又疑惑的眼光望着他，把他當做一個英雄。誰都知道這隻號在這次戰役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而馮玉珂却哭起來：

「我要去找我爹，妹妹，……」從口袋里把匣子掏出來，匣蓋子很快就給淚酒濕了。大家彼此望望，懷着悲傷都默默地離開了。

營部隨便往那裏移防，幾天後總會在那附近樹上或寨門上貼着帖子，字歪歪斜斜的，一看就知道是孩子的手筆：

馮玉珂找父親馮大海大人和妹妹小花，見這帖子可速往××營營部一問號兵你兒子可也。

但直等到帖子褪了顏色，或是給撕掉了，馮玉珂也得不到一點回信。只要誰講街里有難民了，他便跑出去看，但回來時總是失望地鎖着他的眉頭。

「報告營長，我要拿槍，……」
「什麼，你還沒槍高呀！」營長看自己的話令馮玉珂生氣了，便改變了語調講：「一桿號敵得過幾十隻槍呢。」

結果總是馮玉珂委曲地哭着走開。

軍隊里的號兵都是很年青的孩子。他們的精神却比他們的歲數更年青。一顆沒有着色的心永遠是生氣勃勃，沒有憂愁，沒有痛苦，像冬天在原野里跳動着的陽光一樣，笑起來時全身顫抖，而且彷彿連骨節也格格地發響了。因為相當聰明，非常得官長愛護，而且跟着軍隊在城市與鄉村流蕩，見過繁華也見過荒僻，見

過可怕的死亡與可愛的生，他們視界和心胸都是海一樣闊大的。大家聚在一塊的時候，便談他們所見到的，所聽到的，所想到的，從官長到官長的太太，從司書到一個弟兄，從馬伕到馬……他們也談鄉下的姑娘，用手腳來擬模她的走路，里面純是一片聰慧的天真的童年心情的流露，不辨是非，也不辨罪惡。

「哩，杜老虎，這名字可就他媽的『老虎』啊，媽媽的！」三連號兵吳連魁竭力模仿着一個大人的聲調來述說他的故事。爲了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他響亮地吐了口吐沫。「莊稼老實頭一見咱老總們，可不就嚇得夾住尾巴竄圈啦，可是老虎就不同，真有種，在前頭給軍隊領着路趕鬼子，你說要沒老虎誰敢幹？老虎就敢幹！」

停了一下看大家對自己所說的「老虎」沒有什麼特殊的反應，便又唾口吐沫大聲地說下去：「光會領路不算本事。可是老虎碰見日本鬼啦，日本鬼在山下面，軍隊在山上面，你猜老虎怎麼辦吧？」探詢似的向大家掃了一眼。

「說『老虎』人家可真是『老虎』！他向軍隊要了兩個炸彈，趕上日本就吆喝起來，他說：『小日本鬼呀，你站住！』你想日本鬼又不是老虎的兒子，他才不聽他的話哩。老虎看他們還往前走，就『嗤——』一個炸彈扔出去了，炸彈『叭』一聲響了。這下日本兒子可就孝順啦，你看他竄吧。我們得到兩隻手槍『戰利品』，一匹洋馬『戰利品』，三件大衣『戰利品』，這老虎，可算不得老實頭呀！」

「那洋馬呢？」一個人終給吳連魁說動了。

第一連號兵外號「大嘴」的陳小丙映一映眼睛，不服氣的樣子用尖得破碎的嗓子說：「我說一個小母老虎，咱比比看誰的第一名。」於是他便集中精力來述說起自己的故事，大嘴里時常有棉絮一樣的白沫子噴出來。

「咱們里面誰都去過博愛縣吧？馮玉珂去過沒？那可算是說不清的好地方，要葦葦有葦葦，要山藥有山藥，要竹器有竹器，要鐵貨有鐵貨，要半掩門（婊子）有半掩門……真是啥都有，柿子也真甜，臊他娘！」

「那裏啥都有，多大的大妮，辮子黑油油的，太陽底下起明發光，弄得你眼都睜不開。走起路來一搖一搖，那股勁，……臊他娘！」
「可是日本一來，啥都他媽的完蛋啦，完雞蛋？你當光完雞蛋？啥蛋都完啦，誰都吃不開啦。一個小妮子，我就說的是她，論年歲論高低都跟你們一樣……」

「揍你，你罵老子！」
「她像你妹妹。」
「真的，別來打岔啊，反正是十三四歲的小姑娘。日本把她娘拉去睡覺了，把他爹殺死在當街里，只剩她啦，躲在毛坑里，可是後來也被逮住了。」

「你猜，鬼子要怎麼樣呢，臊他娘！」
大家都被這故事吸住了，兩眼射着戲謔的光輝，一點也不放鬆地瞧着噴吐沫子的大嘴巴

，誰也不做一聲。陽光在他們四周默默地流蕩着。

「日本是一見女人就不要命啦。最初這妮子哭着，臉都給嚇得像死人的一樣。可是遲了一會就像變了一個人，她就跟姨子一樣對日本笑，給他灌迷魂湯，臊他娘！」

「日本可樂死啦，要她脫衣服。她要日本背背臉，看着難為情……媽的日本背過臉去了，這時這妮子就從懷里把剪子掏出來，對準後腦窩，喀嘰——血一下竄到屋樑上，日本連叫也沒叫就他媽的完蛋啦！」

「啊，真有種，算一個！」

「她現在在那兒？我一定娶她……」

「指望你啥呀，娶她，照照鏡子吧，看你的臉物頭趁不趁……」

「奶奶，老子不趁，你趁！」

「不要吵，還有哩！」陳小丙非常自負的又把故事說下去，吐沫子噴的更多了。「她一心想着要跟父母報仇，便從日本腰里把三個手榴彈拿下來，往街上就走。日本看見女人來了，爭着向她跑來，一個，兩個，三個……臊他娘！」

「她看日本不多了，就碎一聲往東扔了一個炸彈，日本給炸死了。又往西邊，往南邊扔了一個，日本都完蛋啦，死的死，傷的傷，臊他娘！」

「她自己呢？」大家担心地問。

「她自己？這妮子也完蛋啦。」停了一下

他又勝利似的問吳連魁：「到底你說的是老虎，我說的是老虎！」

沒有一個人回答他。大家天真的心情一時給悲哀浸透了。每人都用自己的方法在心里給這女孩子造像。這類故事在戰場上是很多的，有一個號兵要說第三個。但還沒起頭的時候，營部已有一個人來找他們，已到吃午飯時候，令他們趕快吃飯。大家又歡樂起來，那霧一樣的悲哀便被拂去了。

但吃飯的時候却少了馮玉珂。

「他怎麼沒回來呢？」

不久那悲悽的悠長的號聲就傳到營部來。

「這孩子又在想啥呀……」

黎明剛剛從窗子里爬過來，屋里靜凝的夜色只微微地顯出有點騷動。馮玉珂在這時候已習慣地起床了。舊衣服實在髒得不像樣了，他另換一套乾淨的。

「馮玉珂！」

「有！」

「營長找你，就去！」

馮玉珂匆匆地走出去後，另外一個勤務兵也起床了。營長今天起身特別早，說不定也會有什麼事情叫自己辦呢。但他經過馮玉珂的床鋪時，却發現上面有塊磚一樣的東西。摸到它的時候，便神祕而又喜悅地往王書記長那里跑，喘着氣地把他拉起來，扒在耳朵上跟他講：

「快來看，馮玉珂的小木匣子！」

「什麼，你怎麼弄到的？」

「——嗤，不要響，快看看里面是啥東西，他到營長那里就會回來的。」

煤油燈又被點着了。長時間不能解答的謎就要給揭破了。勤務兵和書記長的眼睛都挑戰似的注視着這個匣子。這匣子是他們早已想看的，而這難得的機會今天却才來到。心不安地跳動着。

在衆目灼灼之下匣子霍地一聲打開了，馮玉珂總是對人隱藏着的生命的祕密在他們眼前顯露了。大家都搶着往里面看，就像這匣子馬上就會飛去，而那祕密又會被遮起來的樣子。大家開始在里面翻着，有許多東西都被倒到桌上了，而給他們的是難以形容的失望。匣子里有一桿鉛筆，十幾片碎紙，還有一捲對主人極其珍貴而對外人極其無味的地契。除此之外再找不到別的，也沒有別的了。勤務兵首先不耐煩地懷着鄙視咀咒了一句。別的書記們也都呈露出不屑一觀的樣子，回到自己的床鋪跟前打綁腿。獨有書記長却極感興趣的戴上近視鏡，排列着那些紙片，認真地讀着上面的字。字本來歪歪斜斜，且是用鉛筆寫的，馮玉珂還好哭，許多地方字都給淚染模糊了。書記長遇到難識的字便仔細地研究着，揣測着，然後用毛筆把它描清楚。一會紙片便都在桌上擺滿了：……

都說日本來了。姥姥（外祖母）要我不回去。我不。在半路上就見到小花跟爹親。妹子

小花哭。爹親白臉。爹說你不要回去，跟我走。我裏娘。爹哭了。小花也喊娘。爹說我走，給我個小匣子，他指幾件行李。娘呢？

娘被日本害了。小花告訴我，日本騎在娘身上。我的娘呀，再不能見你了。

啥都沒有吃的。天又冷。那兒都是人呀，孩子呀。小花走不動，爹背他。小花哭。爹哭。我哭。我哭親娘死去了，給日本——

人都慌了。說日本就來了。

在了一軍隊。吹號。我真苦命呀。娘沒了。可是爹親呢？妹子呢？日本說來就來了。大家跑。爹背着妹子跑。碎一聲啥響了。大家叫起來。我叫。我跑。跑在墓塚里。可是爹呢？唉呀，我把爹丟了。只剩個小匣子。我這不能丟呀，丟了指啥種地呢。大炮——

大炮響幾天。我露頭看看，盡是黃日本，紅日本。我想喊爹吧。怕日本聽見。日本是狼變的吧，這麼狠？誰知第三天啥都無聲了。下雪了呢。抵不住冷。我摸到村里。唉，死人吧，盡是死人。屋子——又要吹吃飯號。

夢見娘。日本騎在她身上。她喊我。醒了。娘呀。害你的是日本。兒子的一定給你報

仇。

貼帖子也找不見爹。你跟妹妹到那兒去啦？

要打仗了。我問營長，我說報告營長，我在日本里不在？營長說在。他好人，啥都知道。你說爹不在日本在那兒？我想害娘的日本也在。營長叫我吹衝鋒號。我吹。我跑着吹。打日本好見爹呀。也好報娘仇。可是日本跑了，爹呢？我哭了一場。

一見這文書（地契）就想起地啦。地裏種啥出啥。玉蜀黍穗一尺多長呢。現在給日本王八佔了。咱總不能甘結。我有文書。地是我的。

又夢見爹。爹說他是鬼。唉呀，爹不能死呀。我真苦命呀。

我要當兵。我說報告營長，我要拿槍。營長却不答應。營長也好，也不好。他說你還沒槍高。我沒槍高，可是我能拿勳呀。他沒理。我又哭了一場。

爹呀。妹子呀。娘呀。

大嘴陳小丙講那女孩子真不錯。我要學她。不，我是大丈夫，比她大，要幹的比她強。

我要跑進日本去，把他們殺死。我要是大人多好呢。

天天做夢。又夢見姥姥。姥姥到那兒去了呢？還有校長？講國語的趙先生？張發生呢？呀，人可多了。我可都想他們。

「誰拿我的匣子啦？」

幾個人不知由什麼時候起又都聚攏在桌子前了。天已經大亮了，煤油燈無神地顫抖着。但幾個人的眼睛都讓字條引住了，由第一條到第二條第三條……不敢放也放不開，臉上的表現是驚奇而又感動的。勤務兵是不識字的，但看大家都為匣子裏的東西感動了，自己也彷彿有了光彩似的，看下一這個人的面孔，又看下一第二個人的。別人往往無意中噙着字條上的一句話，這時候他便領悟似的咀嚼着。直等到馮玉珂在外面曬了，他才發覺自己是做了「賊」，臉上顏色也變了。

「快收拾，快……」

大家馬上把字條收起來放在匣子里。正當他抱起匣子要往回走的時候，馮玉珂就進來了。匣子是來不及藏了。勤務兵勉強做着微笑，偏促地把匣子遞給他。

「馮玉珂，是我……」

馮玉珂含着嚴厲的責備的臉色，逼着勤務兵沒把話講完就垂下頭去。他以周密的檢查的眼光看下一下抱在手里的匣子。然後又用猜疑的

眼光環視一下書記處的人。大家都想講一點什麼來打開這沉重的空氣，但誰都像盜賊似的默然不語。馮玉珂大踏步走出去了。

幾分鐘後勤務兵被營長叫在自己的私室里。書記長和書記處的幾個人也去了。馮玉珂蹲在地上傷心地哭着。營長額上的皺紋一條挨着一條，眼里放射出狼一樣忿怒的兇怪的光輝。他用短促而嚴厲的聲調向勤務兵講：

「你為什麼拿人家的東西？」

「……」

「給我跪下！」

勤務兵顫抖着跪下了。

「王書記長，你……」

「報告營長……我不怪他，讓他起來……」

「什麼？」營長怪馮玉珂半道插進來講話。

「讓他起來，報告……」

「軍隊不是家，不要婆婆媽媽的！」

「不，報告營長，怨我……」

「怨你也給我跪下！」營長被馮玉珂激怒了。他一時憎惡了這孩子，便讓王書記長他安然地回去了。

但長輩對於孩子的憎恨，是電閃一樣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的。營長很快就讓馮玉珂和勤務兵都站起來，而且用慈祥的聲音責備勤務兵道：

「下次可不能這樣子啦，人家不在不能拿人家的東西，聽懂了嗎？」

馮玉珂在自己屋里沉痛地哭了半天，後來

連聲音都哭乾了，他的肩胛還厲害地抽動着。這事發生後馬上傳到全營去。有點奇怪而憂鬱的孩子開始為大家所瞭解了。每個人對他都發出濃厚的同情，每個人都以尊敬而親切的眼光望着他，每個人都用話或動作告訴他，願意幫助他，為他的父母的仇恨而戰鬥。不管認識和不認識的見他時都親切地喊：

「小弟弟，小弟弟……」

按季節已經踏進春天啦，但春天却總就誤着不來。北方依然在凍結着，在寒冬下縮瑟着，沒有一絲綠，一絲生長的春的顏色，小河在薄冰下啞啞地咽鳴着。

一切都是無限的荒漠啊，像隻禿毛的野獸。

而且還落着雪，牛毛一樣連續不斷的大雪，它單調而無感覺地落在大地上，大地在凍凝，在分裂……

是在夜里，雪落着，大地凍凝着……

是在夜里，一隻隊伍出發了。但隊伍都是屬於春天的，充滿愉快，力量，興奮和歡笑。他們都是年青的，年青的人，年青的隊伍。

雪降落在他們的身上，使他們也如同大地一樣蒙上一層閃亮的銀白色。雪也給他們以寒冷，想凍凝他們，使他們和大地一樣倒下去。但他們的血是火焰一樣在燃燒着，光熱四射，只有他們克服寒冷，寒冷却一絲也阻礙不了他們。他們行進着，迅速地行進着，不時從隊伍

里發出細語，和銀鈴一樣抑制不住的響亮的笑聲。

「王大有，你猜咱這次能幹死多少……」

「看吧，王八鬼子們早鑽到被窩里睡啦。」

「咱提幾個活的吧，就當狗熊玩。」

「要優待俘虜呀，不要瞎說。」一個弟兄擺着面孔教訓另一個人。另一個却一點不服氣：

「優待？你去優待吧！我……」

「日本逮住咱一點都不優待呢。」另一個給他補充。

他們要去進襲車站。車站和城里只有二里左右的距離。敵人主力都在城里，車站上只住一隊人。因此他們還有個決定：如果敵人出城來援助車站這一排人，隊伍就乘機奪取縣城。

馮玉珂聽到進攻入城的消息時，他的高興是難以形容的。因為那正是他日夜所夢想的家鄉啊。他的母親是在這城里受辱而死的，那屍首也許還遺棄在家里，他的田地也是在這城附近的，現在那面也許結着敵人營帳，他的童年都是消磨在這城里的，每一件東西都刻在他的記憶里……

「要能奪回來了……」他第一次眼睛裏流着混合着快樂和興奮的眼淚，拭了又流，流了又拭。第一次他又像孩子似的微笑了。他從匣子里找出一張紙，用鉛筆在上面寫着：

「娘啊，我要替你報仇，把日本趕出咱家，把爹親妹妹接回來。」

這就是這孩子幸福的溫暖的兒童的夢了。他的眼睛在上面停了好久，然後頭仰着天，用勇敢無邪的心地展開他微笑的幻想。

臨出發時他固執地向營長要求：

「報告營長，我要捐五顆手榴彈。」

「不行，不行，你捐不動。」

「報告……」

「唉，又要撒嘴了，跟你說着玩的呀！」

他終於得到了三顆。他走路的時候，時常

像摸摸自己心愛的玩具一樣摸摸着牠們。

「小弟弟，你家在那一條街呀？」

「北街。」

「到你家裏要我吃飯不要呀？」

「一定要你吃飯。」他認真地答。

他挺起胸脯在隊伍里行進着，聽人家談話

，聽人家談話。有時還想到陳小丙從前講的那

個女孩子，一種稚氣的柔和她競賽的心情使他的血液沸騰着。

快接近車站了。已可看到那鬼眼一樣的幾

星稀疏的燈火。營長一個口令，大家全都含着

戒備沉默下來。只有落雪的聲音，大地凝結的

聲音……

兩路埋伏在城下。一路去滅車站上少數的

敵人，馮玉珂和營長一道到車站上去。

在煤油燈下的雪夜的車站，是悲慘而寂寞

的。軌道上放了幾輛破貨車，車站旁邊堆着幾

尺高的煤渣。車站就像一具死屍，一個人也看

不到，一點聲息也沒有。

隊伍是一切都熟悉的，大家悄悄地跨過了

攔在車站周圍的鐵絲網，風一樣地向三等車

室里日本一排人駐的地方奔去。到這時候才發

現日本的哨兵是坐在售票處，把頭埋在衣領里

，像一個烏龜一樣睡着了。一個同志刺刀當胸

向他刺去，喊也沒喊他就完結了。把候車室的

門緊緊關牢，把櫃子堆起來，自己帶來的煤油

灑上去半筒。火燒起來了。

火是不怕寒冷的，牠也不甘寂寞，狂妄而

無情地擴大着自己，瘋子一樣癡笑着。日本兵

發現了它的時候，它已在攫取他們的生命了。

無處可逃，幾十個敵人都給火吞食了，自己又

變做火，燃燒到房頂上，燃燒到中國底雪的夜

空，給中國勝利的戰士照着路，使他們彼此在

燈光下欣賞着對方的笑臉。

「沒有比這樣再便宜的啦，一彈不發……」

「走吧，埋伏到路那邊，要城里敵人出來

了，就結實揍他一頓。」

「看見這火，一定會出來的。」

他們談論着，轉向新的埋伏地去。每個人

都是愉快的，緊張的。大家都渴望着更大的勝

利。

但等了足夠有一點鐘的樣子，却只有落雪

的聲音，大地凍結的聲音。城里也宛如一具死

屍，什麼動靜都沒有。許多人都失望了。營長

帶着這一路往回走。同時命令傳令兵給埋伏在

城下的各路送信，讓他們即刻到××集合去。

「奶奶，真是給打怕了啊。」

「光怕也擋不住，下一次吧，下一次專收

拾它！」

車站上的火焰浪潮般直向天空撲去，一片

夜都給燒紅了。不時發出木料的爆炸聲。大家

先後到××集合了。歡愉的歌聲在人羣中流蕩

着，溫暖着盡冬的原野。勝利使每個人都快

樂的笑着。開始點名。

「馮玉珂！」點到了馮玉珂。

可是馮玉珂呢？

「馮玉珂！」營長用更大的聲音喊着。

可是馮玉珂呢？

馮玉珂是大家的小弟弟。每個同志都異常

關心地在隊伍里來尋找他，轟着火光他那寬大

的額頭，和鋼鐵一樣堅定而有力的眼睛是很容

易被認出的。

「馮玉珂！」營長有點生氣了。

大家也都有點着急了，加緊地尋求着，而

且不約而同地向四方喊着，連小孩子也會給什

麼絆倒了，或是走累了呢，因為今天除一枝軍

號外他還帶了三顆炸彈。

可是原野里只有落雪的聲音，大地凍結的

聲音，冬天是寂寞而冷落的，歡笑從他們身上

突然飛去了。

「馮玉珂！」營長的聲音變得嘶啞了。他

的心里已在為失去這個孩子而哭泣。

好幾個人被派遣出去，隊伍冒着雪等着他

們探聽的結果。

大概是敵人不准隨便攀登城牆吧，本來像階行一幾階腳的地方，現在有的壞了，有的已不能站穩，直在腳下打滑，從前在學校時和一般小朋友是像路一樣在此地翻來爬去的。懷着極端興奮的心情往城上爬着。

使人討厭的野牛一樣的大風，從夜的原野吹來了。寒冷像一股冷水一樣灌進馮玉珂的脊背里，不能自制地抖一下身子，但他始終意識着兩手緊緊地扒住城牆。風吼着，把他向城下推，他一下還有丈多高的城牆，鼓起勇氣來繼續向上面爬着，一隻手抬起來了，另一隻脚也抬起來了。

在風里雪也濺得一樣兇惡了，一片雪落在臉上或手上，就在上面冰結起來，使人覺到凍裂皮膚樣的疼痛，隨後就使人的手麻木。

風又撲來，風把他掀下城來了……什麼地方也沒摔傷，什麼東西也沒摔掉，軍號還在背上指着，最可幸的是炸彈也沒被摔得走火，不然一切都會完的。他蹲在城下休息着，把兩手袖在袖里溫暖着它。從城上摔下來的聲音沒有驚動到任何人，只有無邊際的風在吼着，漫漫的雪在落着，原野在凍凝着。

中國隊伍燃起來的火，仍勝利地勇敢地在地燃燒着，不時昂起頭來瞭望一下閃亮的雪的原野。這火帶着無上的引誘使馮玉珂重新恢復了勇氣，兩眼毫無畏懼地閃亮着，向着風雪。

「他們快走到家了吧？也許他們已發見把我丟掉了……誰教他們這樣胆小的，只在車站

上放一把火，燒死一排人，一槍不打，城里攻也不敢攻一下，這樣來那些人幹啥呢……」他在心裏惡怨着他們。同時想起城里自己的家來，里面一定住着日本，害母親的兇手也在，他們都在睡着，豬一樣的……

風雪更大了，他的力量也更大了，咬着牙開始第二次攀登。風又把他撲下來了。他馬上就又固執地開始了第三次，攀着，牙齒被嚼得格格發響，就要被嚼碎了。眼角給凍裂了，流着血。他攀着，一隻手起來了，另一隻脚也起來了……

他已經在城牆頂上。

城里有幾粒燈火，但也如死了一樣，什麼聲音都沒有。他激動的心在跳躍着，開始靠自己的記憶來辨別這一片房屋中那是北街，那是自己的家。他哭了，想起母親，想回去……

車站上的火突然又呈現在他的眼前，用很大的魔力來引誘着他，鼓舞着他，他想起那一批勝利歸去的弟兄們，想起陳小丙講的那個小女孩子，想起父親，妹妹……

他拿起軍號，在風雪里勇敢地吹起來：的的的的搭，打搭的搭……緊急集合號終於把這城喚醒了：人語聲，斥罵聲，槍聲，馬嘶聲……

的的的的搭，打搭的搭，打搭……在風雪里敵人都向着這號音搖來。

馮玉珂已看到自己的計劃的勝利的影子。車站上的火又競賽似地向他挑戰。他吹着，用盡所有的力氣不知疲倦地吹着：

的的的的搭，打搭的搭，打搭的搭……像是敵人忽然發現自己是被騙了。互相爭辯起來，吵着，有人在向馮玉珂開槍了。

馮玉珂微笑着把軍號放下。興奮地掏出第一顆手榴彈，它迅速地在敵人中間開花了。他又掏出第二顆來……

車站上的火在風雪里驕傲地狂笑着，擁着熱，擁着光亮，擁着勝利。很快地又照耀着一支隊伍走近城去，一支激動的嚴肅的隊伍……一九三九。十。宜川

作家短簡

××兩兄：

別後書信鮮通，然而兄等怎樣生活着，我却間接從友人處知道不少。我於三年來率皆隨軍事之轉移由滬至京，再轉武漢，而來戰時首都——重慶。中間雖有兩次北戰場之行，然為期不久，故收獲亦實有限，唯有這支筆還緊緊地握在手里，可慰故人關懷者，亦僅此耳。

最近因避空襲，暫來鄉居，於本年底擬將「滿洲的囚徒」續寫完畢。白朗亦在寫其四五年前欲寫而不得的長篇「獄外記」。宿願了時，或有遠行。

專此祝 撰安 弟羅鋒上八月廿日 白朗附筆問候

最近文學創作的一般傾向

歐陽凡海

最近半年來的創作，一般的說，可以看出如下的明顯傾向，即：

- 一、着力於性格的描寫。
- 二、題材廣泛。
- 三、相當的敢寫黑暗面。
- 四、通俗化的努力有了微小的成績。
- 五、頗多浪漫的傳奇性。

以上五點裏面，特別重要的，是前面三點。現在分述如下：

關於第一點，很明顯的是表明了對於典型創造的努力。典型的問題，本來是抗戰前就提出過的，不過那時候，在創作上還一時表現不出根據這一理論的有意識的努力。後來抗戰發生了，許多作家均被捲入前線，後方及鄉村，作家們在「抗戰的一天」終於來到了的極度興奮下，在浩瀚的無限量題材之前，揮筆就寫，任情的寫，那時候，很少有人能像今天一樣看清文藝的發展趨勢的；微溫的市儈主義支配了文藝界，他們甚至認為抗戰後的文藝是走的和抗戰前的文藝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們都只看見了抗戰前的文學的社會關係間的矛盾對立和抗戰後文學的一致對外的分歧的表面。從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中國革命的反帝反封建兩個任務可能有時平行發展，有時側重某一面發展，因而反映在文學上也是不平衡的，說明抗戰前的文藝與抗戰後的文藝一脈相承的，是在抗戰發生以後好久的事情。可以說，在一九三八年以前，文學界（包括讀者與作家）都還陷在迷失方向的状态中，許多有名的理論家都審慎不敢開口，當時在中國的外國理論家，由於不了解中國文學的特殊發展，很容易的就為當時的風尚所迷惑，曾經說：「抗戰前的作家與今日的作家之間，甚至已開始發生了明顯的分歧點」，其時文學上的混亂，於此可以想見了。有一個作者曾經有過自白，說想寫韓復榘治下的軍事政治的黑暗、腐敗，但怕人冠以「漢奸文學」的罪名，所以不敢寫了。這僅不過是兩年以前的事，在我們今日看起來，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了，然而這是當時的實在情形。書店裏充塞着戰地通訊之類的短篇集子，就是這一混亂狀態應歸於文學創作上的結果。報告文學的提倡，只不過多少的阻止了這混亂狀態中的粗製濫作罷了。而其實，就是到了今天，新聞記者式的旅行散記，在市場上還是佔有一隅地位的。

這種新聞記者式的旅行散記底主要特點是大量的吞嚥事象而不創造人物。那裏面雖有個人物，大抵是沒有個別性格的，那裏面即使有個別性格，也並不是主體，其作用不外乎一、襯配事象，二、為的使事象增加光彩的衣服。

人物與事象，本來是分不開的，但這裏有一個主要的區別點，就是，人類的故事，本來是人類創造歷史的故事，看一個作品中有沒有創造人物性格的努力，只要看其中的事象是不是為人物底智慧而佈置的。

抗戰後，在人物創造上的普遍而有意的努力，當在「華威先生」

和「差半車麥粉」發表以後，但有了最明顯的表現，却是最近一年來，尤其是近半年來的事。如荃麟底「英雄」，周正儀底「僧脫塵」，王西彥底「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田濤底「射手」，寒波底「鹽兵唐忠實」等等都是很明顯的例子。今天，在創造典型的性格這一點上，雖然並沒有得到理想的收穫，然而向着這一方面的努力，已經是普遍的情勢了。這一情勢像今天這樣成爲創作上的主流，成爲大家努力的基本集中點，在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上，還不會有過。一年以前，當大衆化問題再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有許多人想乘機沒殺文學提高質的努力，另有許多人則單看見文學的宣傳作用，忽視了它底主動性，以爲物質條件將限制新文學趕不上抗戰前的水準了。今天我們值得指明，事實正與他們底願望相反，中國文學底質現在正在提高着，雖然還沒有得到理想的成就，然而已經有明顯的工作表現了，它在創造性格這一點上的努力，已經超過戰前的水準。

第二、題材的廣泛，也是今天文學發展上的一個特點。我們敢於大膽指出，今天的抗戰文學在題材廣泛的一點上，也不是戰前的水準所趕得上的。半年多以前，曾經有人提出過抗戰八股的抗議，梁秋實公然主張寫無關抗戰的文字，可是今天的事實却指明了一抗戰文學並不八股，它底題材，單在抗戰英雄故事裏面就有無限豐富的多樣性，有寫兒童抗戰情緒發展的（如「多多村」），有寫被俘的中國士兵壯烈犧牲的（如「扯旗樹」），有寫農民參加抗戰之英勇的（如「死在担架上的担架兵」），「鹽兵唐忠實」，有寫英勇的下級軍官及士兵的（如「蕭連長」，「射手」），有寫傷兵故事的（如「英雄」），所謂千篇一律的「差不多」，在今天已經不再是主要情勢了。至於在英勇抗戰故事以外，我們今天中國人底生活的各分野，今天的文學，也已經毫不拘泥的大踏步去接觸了。從家庭（如「一家人」）到學校（如「國文教員」，「最後一課」，「傅校長」），到農村（如「馬泊頭」），到寺院（如「僧脫塵」）以及到猿人生活等（如「漢夷之間」，「猿山裏」），差不多都接觸到了。二、今天的文學創作接觸了

上述諸方面的生活分野，範圍不爲不廣，然而出現在文學創作中的，不但沒有一樣和抗戰無關，而且沒有一樣是勉強和抗戰撮合的。這並不是抗戰文學有什麼神力，而是今天中國人底生活的實在。所以如果抗戰八股真的是抗戰以後的中國新文學所曾有過的毛病，那麼中國新文學用自己底力量來否定這抗戰八股之譏的同時，也就是更結實的否定了今天無關抗戰的文學之存在。

第三、相當的敢寫黑暗面，也是今天文學上的一個特點，如「傅校長」，「國文教員」，「最後一課」，「歸來後」等都是新近的描寫黑暗面的作品。今天的作家已經相當的敢和黑暗面搏鬥了，雖然還非常不夠。不過，由於「華威先生」的問題，無論在理論上或創作上，都激起了相當的波動。在理論上，是看見黑暗面的描寫，便嘆爲「漢奸文學」的那種無知的武斷早已消形匿跡，在創作上，是否定人物的塑造顯然已經在創作領域中佔有實際地位了。這就是說，否定人物已經不儘是在抽象理論上徒托空言，而是有文學創作上的許多實際形象的。

至於第四、通俗化的努力有了微小的成績，主要的是指新文學發展的總趨向，表現了對通俗化、大衆化的正確認識。就是說，它並沒有被文學等子宣傳的片面之見所迷惑。真的把文學降低到抗戰前的水準以下去專門寫鼓詞之類，同時也並沒有脫離抗戰中民衆底需要，一步也沒有離開了參加抗戰之一員的任務。這除了表現在我們前述的文學創作的三特點裏面之外，在通俗文學作品本身，新近表現了比較合理的寫作態度的，是「鹽兵唐忠實」，這篇通俗小說雖然在形式上並不是駕制舊形式，而是降低現代語言藝術的豐富與嚴整性，以簡單的語言來遷就舊形式的，但由於它內容的豐富，也衝破了舊形式的一些很明顯的拘囿，如章回小說體的外觀及句法等，而且從作品的內容說，如題材處理的有法，主題的把握等，都表示了與當面的現實生活搏鬥中的小說通俗化在駕制現實生活的一點上有了微小的進步。此種進步，當然離達到與新文學的主流融匯一致的理想高度還很遠，好在民族形式的問題已提上議事日程，在四川，關於民族形式的所謂中心

源泉問題並且發生了爭論，這些問題在理論與創作實踐上的邁進，是會把我們微小的進步提高到理想的高度的。最後，所謂頗多浪漫的傳奇性一點，我以為和上面第四點一樣，並不佔重要的地位，值得指出的，是文學創作中的這個特點，與文藝通俗化有了相當成就的同時，與民族形式的呼聲高入雲霄的同時，與許多人想以民族形式的所謂中心源泉是民間形式為理由，企圖否認五四至今的新文化傳統的同時，說明了中國文學的發展，仍然站在世界文化的全體系中，作為民族的文學形式之一，在不斷的接受外國文學的應酬。為什麼呢？因為浪漫的傳奇性，在中國舊文學傳統中雖然也並不是沒有，但出現在今天各創作中的浪漫傳奇性，差不多可以說，外國文學的浪漫故事的應酬都佔主要的地位，如吳奚如底「蕭連長」和司馬文祿底「粵北散記」所包含的傳奇性之新鮮，活潑，逼真等，都遠不是中國舊文學傳統中的充滿封建說教與迷信巧合的傳奇性所可比較的。我們是生在人類表現神力的傳奇的大時代，中國的英勇抗戰本身是中國歷史空前的奇蹟之一，奇蹟一般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國，到處都可發生，所以表現在今天的文學創作上的浪漫傳奇性，本來也可以說是從中國的現實生活本身中湧現出來的，但能夠應酬這種「現實生活本身的湧現」而予以把握的，根據我們所已看到的諸文學創作，新鮮活潑的外國文學中的傳奇，比起迷妄巧合的中國文學中的傳奇，是出了更大的力量的。

這裏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值得指明的，自從現實主義的口號在中國新文學中成爲基本的創作口號之後，浪漫的傳奇性佔了如此明顯的地位，今天還是第一次。這並不是表現了現實主義發生分裂，而是表明高爾基所再三申言過的現實主義之另一面的革命的浪漫主義這個特點，此時更發揚壯大起來罷了。這正是現實主義更向前一步發展的標記。

總結近新的文學創作的上述五個特點，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就是，中國新文學的發展，一般的說，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更高的階段，這不但對於抗戰後的文學，而且對於抗戰前的文學，都是一個創

作實踐的步履相當普遍地表現了穩健壯健的前進一步的階段。誰說物質條件的艱苦，是可以阻止文學發展的呢？而文學發展，正是歷史發展的一部分。

可是，很明顯的，這「前進一步」的階段，今天只不過露出了已經開始的徵象罷了，要成熟到自成一體的輪廓凸出的歷史時期，還需要我們大家更大的努力。首先，從個別的作品方面說，如果以「差半車麥稭」爲我們前進一步的開始，那麼，我們到了今天還沒有能此「差半車麥稭」更成熟的現實主義的個別作品。其次，從作品的全體說，我們可以指出一，民族形式的口號還才提出，理論上的解決還在討論中；過去關於舊形式利用，大眾化，通俗化的意見與創作實踐等，都還沒有決定的結果。將來如果民族形式的合理的高度並不是與新文學傳統分道揚鑣，而是指的新文學本身在接受世界文學遺產的同時中國化，那麼，通俗化，舊形式利用等底合理境界，也只有是接受世界文學遺產的新文學傳統更中國化的高度的發展。現在，從已有的通俗作品而說，離此合理的高度還很遠，我們上面所已經說過的「鹽兵唐忠實」還不能駕制舊形式，只不過是指明通俗化作品肯定方面的不夠。其實從否定方面說，在通俗化的作品中，還存在着許多不正確的創作道路，如「抗戰文藝」六卷二期上的「八仙捉妖」，就是一個很明顯爲舊形式所俘虜的例子。因爲這裏面毫無現實生活的氣息，只不過是舊形式的抗戰概念化，而且即使這裏面的抗戰概念，也是追隨在「民間」的尾巴後，與封建的迷妄結合着的。雖然作者底主觀並不在提倡迷信，然而他因爲拘囿於民衆喜聞樂見的東西，就以落後的迷信去迎合民衆，結果也還是用迷信（如「成仙全憑苦修煉」）和封建說教（如「幸福全拿辛苦換」）等迷妄來否定迷妄的，結果否定了此處的迷妄却肯定了另一些更多的迷妄，客觀上等于沒有否定，所以必然達到了日本軍閥是「妖精」的結論，而漢奸也必然是「妖精白牡丹」了，從這裏，日本軍閥侵略戰爭的內在意義既得不到說明，漢奸也變成天生的「妖精」，沒有實際的內容了，因此也就等于沒有向老

百姓指出漢奸底具體面目，反而以迷信教育了民衆視漢奸爲神仙底異類，忽視了從自己身邊去找尋漢奸意識作爲鬥爭對象，反而兩眼朝天去找漢奸了。這樣的從事宣傳的文學，結果必然適得其反。

爲什麼會達到這樣的結果呢？根本的原因是被舊形式所俘虜。因爲我們今天的生活內容與社會現象，一則不是降低了今天語言藝術的豐富性與嚴整性，用呆板形式的短詞所能表達的了；二則單是舊有的概念，也是不够應用的。這兩點，「八仙捉妖」裏都表現得很明白；關於前者，我們可以指出「八仙捉妖」內的用語爲了合于一定的句法，調遣文詞的勉強，如「粉墨登場」本是演舊戲的形容詞，如今是通用以形容漢奸傀儡了，用以形容今天的話劇，募捐游藝，便很勉強，但爲了要用四個字的詞兒，拘于舊形式，在「八仙捉妖」中，便不能不用這四個字。「八仙捉妖」中，諸如此類的勉強處所很多。關於後者，我們可以指出「八仙捉妖」內概念的完全不够任用，因此，這篇文章，幾乎壓根兒是用牽強附會來作說明的。比方用「天羅地網設全面」來比附全面抗戰，用「化爲廢煙難逃散，無處躲藏瓶內鑽；瓶口加封用錫焊，永遠不能把身翻。」來附會倭寇骨灰裝入瓶內，並且大部分的意思是估計倭兵「妖法用盡」後的敗北情形；再如我以前說過的以「成仙全憑苦修煉」來說明「不受辛苦怎得甜」這等等，差不多充滿全篇是一些簡單的概念在勉強的相互比附。這樣說來，舊形式利用，所謂通俗文藝，在方法的把握上，一方面已經露出了微末的成功，另一方面仍然存在着許多「民間」尾巴式的危險傾向，今天要談民族形式，在通俗文藝的領域裏，我們首先要發揚那微末的成功，使之完全走上更堅全的路子，另一方面，要盡力克服「民間」尾巴的做舊形式俘虜的傾向，大膽指摘此種傾向的危險性，再其次，要加強新文學的中國化，這才能使文學的通俗化，說得更正確些是中國化，走上合理的境界。二、在處理題材方面，從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上說，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在作品上能像現在這樣表現如此豐富的多樣性的，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了，我想，凡是注意閱讀最近各文學作品的，一定誰都會

發覺這一點。不過，此種題材的廣泛性還不够得很。最明顯的是對於後方都市生活與黑暗面反映的不够。關於都市生活，在戰前的文學作品中，比較的反映得多一點，戰後的題材，由於作家對後方的都市關係尚淺，作家的大多數在流動生活中，而在流動生活中接觸得多的反是鄉村，及作家下鄉與入伍的呼聲甚高；因此都市方面的生活便自然而然的在文學作品中表現了退潮。結果我們現在就不能從作品中看見戰時的中國後方都市區別於歐美大都市，區別於戰前的沿海大都市的獨特的面目，我們就不能從後方都市所發生的激急變化，集中的反映出中國的戰時生活。我並不是說，我們以後可以不必寫鄉村與入伍生活了，關於這方面的我們已有的成績，無疑的應該繼續發揚，但同時我們也應該加強題材的廣泛性，時時注意我們所沒有走到的地方，把捉中國的全貌。自然這是指全體作家而言，至於個別作家，那當然決沒有那樣都寫的道理。關於描寫黑暗面的不够，這是第一階段的抗戰政治形勢所留下的應籌。

我們知道，中國思想上的領導，五四運動以後，便年復一年加強地，是在國際的最進步思想應籌之下的，然而這只是就一般的情形來說，如果就文化思想的各分野來看，我們可以知道，受國際的最進步思想應籌最深的是政治經濟學方面，其次是哲學方面，再其次才是文學藝術方面，而受應籌最弱的是自然科學方面。不能否認的，在文學藝術方面，同時還存在着比其他方面特別強烈的封建復古思想的應籌力，存在着比其他方面特別強烈的殖民地性洋奴思想的應籌力，而尤其普遍地，然而隱匿地存在着小市民知識分子底微溫的，流俗的市儈主義的應籌力。這種微溫的市儈主義思想，在中國革命民衆對文學藝術方面的思想領導表現了相當鞏固的時候，它也以進步的姿態出現，然而一當中國革命民衆對文學藝術方面的思想領導表現了脆弱，它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應籌力之強大，便足以令我們不敢置信。這種微溫的市儈主義在中國新文學上的歷史的足印是不能否認的。它能用革命的辭令在革命民衆中來散佈封建復古派與洋奴帝國主義代理人底應籌。

在抗戰第一階段，由於政治形勢，一般的是在進步之中。由於抗日情緒的高漲與全國空前的團結，由於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的爭論之沒有明確的歸結，更由於革命民衆在文藝方面的領導，曾經有一個長時期，不敢在創作方法上提出明確的主張，這些微溫的市儈主義者，便一則沉醉於現狀中，再則摸不到正確的創作方向，三則便到處擴張他們噫佛老氣式的應酬了。這種應酬，一直到現在沒有消失，他們忽視了社會諸關係之間的矛盾，而憑空言創造新人物。這種市儈主義所散播的惡影響，如果在第一階段中還不顯，那麼在今天就已經是誰都不應該忽視的了。這種微溫的市儈主義儼住作家正視黑暗面，使他們不了解作家今天應該靈敏的看穿一切倒退腐敗與妥協投降之間的關聯，加以無情的揭露。

不但在創作方面，即使在理論方面，這種微溫的市儈主義在今天也還有不可忽視的應響。批評風氣的不振，已經是老早就被指摘了的事實，可是只要從各文學雜誌底面貌看，就知道，理論批評的工作，一般的還停留在武漢失守前的態度上。這態度的主要特徵是一方面閃避具體對象，具着泛論的性質，另一方面，因為閃避具體對象，所以就必然削弱批判性，抽去論爭，增加了抽象性；這就削弱讀者對此種理論的透澈了解，表示冷漠，便反過來應響到作者，削弱了作者對理論批評工作的關心。最近文壇上發生了一二次小規模的爭論，仍然不能夠一掃理論批評工作的停滯狀況，這種情形，是再也不容許繼續的了。因為今天正是一切漢奸汪精衛派加緊思想活動，準備妥協投降的思想陣地的時候。他們底這種思想準備，正以各色各樣的形式，通過封建的，洋奴的，市儈主義的各種媒介，侵入思想界的各分野中，文藝方面的各種歪曲理論，如躲在現實主義的美名下鼓吹藝術至上主義，加強文藝的神祕性；躲在民族形式的美名下，否認新文學傳統，企圖復古；有意無意的想寫與抗戰無關的文章的傾向；如表現在作品上的沒有內容，專求形式等等，正和實際生活中的倒退腐敗一樣，我們應該破它們的妥協傾向，抗戰信仰的動搖等等之間的有意無意的

聯系，加以指摘。這種思想鬥爭，作家不但應該在文藝方面加緊展開，而且要擴大範圍，去處理社會全領域中的各種具體事象，以取得和文藝創作方面的活動相聯系。

但我們必須注意，在思想鬥爭的原則下，鬥爭的方式是仍然需要深思熟慮的。這一點，應該在加強團結的原則下，按照各種實際情形來決定。一般的可以指出來的，是採取游擊戰的方式，避免定形的對壘。因為今天許多有錯誤思想的人，及許多倒退的現象，即使從思想的性質上，直接和妥協投降的思想相關聯，但具有此種思想的人，也許是動搖不定的，也許是一時的錯誤，也許他在別方面的正確觀念足可補救他底錯誤，他們並不一定都有固定的出發點，他們的大多數是游移的，因此，我們不能夠在他們面前劃出鴻溝，使他們沒有游移的可能，相反的，我們要努力爭取他們游移到堅持抗戰的方面來。因此我們今天的思想鬥爭，儘管各文學單位在實際上是各有計劃的，有系統的，有聯系的，前後貫注的，但必須以個別的，零星的形式表現出來。

以上，我們把題材的廣泛，暴露黑暗面，以及中國化諸方面的不夠都說到了，而這諸多方面的不夠，集中地表現在創造典型性格的不夠這一點上。我們前面說今天中國文學上所表現的浪漫傳奇性是表明現實主義之另一面的革命的浪漫主義這個特點，然而這一特點要發揚到革命的浪漫主義這個統一於現實主義的高度，也必須以十倍於今天的努力來創造典型的性格。換言之，今天典型性格創造方面的弱點，更強烈地表現在浪漫傳奇方面的弱點上。所以也可以反過來說，浪漫傳奇方面的弱點，也和題材的廣泛，暴露黑暗面，以及中國化諸方面的弱點一樣，是集中地表現在典型創造的弱點上的。而弱點底最有力的支持者，仍然是小市民知識分子底市儈主義的文學應響，他們最駭怕的是對於社會諸關係之間的矛盾，深刻的發掘，因此無論人物的性格或事態的發展，都停留在一定的平面，我們在上述着力於性格描寫這一範圍內所舉的許多作品，算是在把握人物性格上，相當的敢於在社

會諸關係之間的矛盾中去觀察人物的了，然而還不够得，所以這許多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即使被描寫得相當生動，但大抵都只看見作者在努力捕捉他底人物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一種超然的抽象的愛或憎，有些作者相當的表現了他們底思想力，企圖從他底人物本身的思想矛盾中去發掘人物底愛與憎，有的作者也會企圖過想從他底人物底利害關係中去發掘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愛與憎，然而我却沒有看見過抗戰後有一個作品能好好的將它底人物底思想矛盾，同時組織在他底矛盾鬥爭着的世界裏的。因此表現在題材方面，是作者對於他底人物底過去，現在，將來不敢作廣泛深入的發掘，表現了作者對於各種生活面了解的不夠。表現在暴露黑暗方面的，是作者不能明確而大膽地顯示民族敵類對某些社會關係的依存性，對某些社會關係的妥協性，動搖性，及對某些社會關係的不可妥協的矛盾性，而從這社會諸關係的矛盾中去把握民族敵類思想底矛盾的發展。表現在中國化方面的，是作者甚至還不能把握中國社會的歷史的特點，及中國的複雜多樣的社會集團，這許多社會集團之間的過去的力量對比，相互對立或依存的關係所產生的風俗習慣，現在的力量對比，相互對立或依存的關係，以及此後的變化。而尤其明顯的是表現在浪漫傳奇的故事中，民族英雄底鬥爭世界之被忽視，因此他們在他們自己底世界裏既無所依存，也沒有露骨的鬥爭，或只有依存關係，而無鬥爭關係，成為被動的傀儡，或只有鬥爭關係而無依存關係，成為個人英雄主義，其必然的結果，當然是從平而滑過，沒有清楚、明確、凸出的形象，而只覆着一層超歷史，超社會的「犧牲」、「英勇」、「熱忱」等等的清涼湯了。上述這些分嚴的表現，集中地表現起來，就是典型創造的不足，歷史認識的貧弱。所以我們前面說近來在文學創作方面，一般的有着力於人物性格的創造這一特點，只不過是說普遍的表現了關於這一方面的顯明的努力，並不是說已經有確定的成果了，所以從個別作品說，也還沒有成熟的例子。然而無窮限的許多典型的性格，却正在普遍地被作家

努力創造中。

市儈主義者需要熱烈的清涼湯，他們厭怕看見露骨的鬥爭，露骨的痛苦，露骨的醜惡，因此他們也就看不見真正的美麗與歡樂，他們所需要的是一種抽象的勝利，去勢了的歡喜，而以此自欺欺人。但文學絕對不需要清涼，文學所需要的是酸辣，因為現實生活是酸辣的。依據我們上述的分析，今天的文學創作所表現了的諸特點已經顯示出酸辣的基礎了，然而這基礎還深深地被市儈主義影響着，因此還是非常脆弱的，今後應該針對着我們上述的弱點，加倍努力，去克服中庸的市儈主義。

幾個朋友要想開一次座談會，談一談近來的文學創作，我這篇提要，是對於這次座談會的準備。當時因為大家主張先發雜誌方面的文章，後談單行本，所以我這篇提要中，也沒有把單行本論列進去。後來是座談會始終沒有舉行，也沒有繼續談單行本，我也不再有另外的機會來將單行本的小說補進去論列了。雜誌方面的文章，我也看得不多，大抵是平日常看的幾種雜誌，就手找來，並且只限於小說方面，詩歌，戲劇均未兼顧，這也是當初座談會的打算，原來是想一部分一部分談的，而我先以這部分的材料整理成文，所以材料是很不充分的，因此立論也難保週全，希望讀者原諒。不過我自信，除了我自己底以外，並沒有故意沒煞或偏頗的居心，沒有看見，或不及看見的，無法可想，已看見的小說，都盡量的放在考慮中了。（作者附記）

八月十日，一九四〇年改寫畢

瘋

婦

王晨牧

她是有人性的，
怎麼她今天狂亂如癩狗？
到處抓住人

撕碎別人的衣服
而且悲痛的哭着
以頭捶擊着地。

她平日怯弱如貓鼠，
而今天她猛勇如獅虎！
到處抓住人

舉起捏得緊緊的拳頭
捶擊着別人，
而且露出一口獠牙的黃牙
像要吞下你一樣。

今天，古城受到了
暴戾者的殘害呵！
幾萬磅的爆炸彈，燒夷彈
投擲在它的胸脯上。

火在把古城吞滅着……
她的破爛的家正捲在赤紅的火舌里，
她的十歲的孩子
被炸死在
那邊的街石上。



馬和愛馬者

夏琪

一九三八年四月，正是雜麥開花的季節。那時我們的軍隊跟敵人對峙在臨海鐵路東段，江蘇跟山東交界處的蘭陵鎮附近。打野戰像黃鼠狼穿草叢，流動性非常大，而我却差不多有大部分時間都在徐州的留守處，跟一個肥胖有趣的上校參議留守處主任在下棋。一天，從前綫突然地來了電話，要我馬上趕到軍團部里去。非常匆促地，帶了一條軍氈跟一個熱水瓶，趁副官處的一輛運輸汽車出發。萬分的不湊巧，那天剛好碰上大轟炸，汽車直到下午三點多鐘才開出城。中間又拋了錨，又要在運河口過渡，又躲了飛機，到達軍團部時業已入夜。更不湊巧的是，由於左翼友軍的被敵人突破，當天的戰況異常吃緊。晚上軍團部正在準備轉移。我一到達，粗粗地用了晚餐，馬上又要打回頭走。

在這場小小的不幸的遭遇之中，幸運的是我居然弄到了一匹坐騎。這是一頭高大而強悍的土褐色的馬，像一切生物一樣，力量高強的同時必有一付不馴良的性格。副官處主任把繩交給我的時候，笑着打趣道：「老夏，這匹馬就是你的命運，看你駕駛得了牠嗎？」我一邊上馬一邊回答：「不成問題，四條腿的總歸是給兩條腿的騎，駕駛不了時我有的是這個！」說着我揮揮馬鞭，便之在空中發出劈里——拍咧的響。

幾乎是在同時，從後面接上一個聲音：「不要緊，不要緊，你放心——有俺，有俺！」我回頭一看，說話的是一個身材矮小的馬夫。因為是在夜間，前後左右都是亂哄哄的人和馬，瞧不清楚他的臉孔。不過從語音上聽來，他應該是本地人。

但是，在那種紊亂急慌的情形之下，一個馬夫是否本地人有什麼關係呢？我的全副精神都灌注在這頭正開始跳動的馬，它大概是被眼前這個擁擠煩雜的場所驚嚇，不住的低嘶着，扒着前腿。這時遠處是一片反常的靜寂，四週展開着深濃的濃厚的黑暗，大原野四月的夜氣，蓄積着一種細微浸人的涼意。特務營的兵士一小隊一小隊的從旁邊沙沙地跑步而過，空

而且還飛走了
一節臂，一條腿……

就在那時

她好像魔鬼附着一樣，
但她只能哭，只能抓住人，打人……
最後她突然地倒下在馬路上，
如倒下一株古樹。

那就是她停止呼吸的時刻：
她眼睛沒有閉着，手是捏得緊緊的。
她手中有什麼？空空的，是仇恨麼——
八，一〇。轟炸後，衡陽

驛路

郭風

消息緊張的時候
我們把公路毀掉
這里不能讓
敵人的戰車開過

我們的汽車
開到偏僻的內地去
去運輸食糧，軍火，
和運輸文化……

現在，我們走的是

氣是異常的嚴肅而緊張，大家彷彿都在一個厄運的邊緣上前進。一個兒指揮官從後傳來急行的命令。出了宿營地的庄寨，稍稍恢復了應有的秩序。隊伍像一道渾流，在廣袤的麥地里沒遮欄地衝過。

「——不要打手電！」

後面有人大聲的喊。馬上，在夜空中聽見隱隱的飛機聲，而且逐漸在增高着。非常鎮靜地，大家在麥田里就地坐下。可惡的是我這匹不馴良的馬，牠却在人們最需要嚴肅無聲的時候偏偏跳着，作着亢奮的不可遏制的嘯聲。

「黑兒，黑兒，……」

那個矮小的馬夫倏地出現，追逐着馬，迅速地沒入黑暗中。不一會，飛機聲漸漸遠去，隊伍重又復活過來。我正在焦急於那馬夫的無從尋覓時，他却很快的帶着那連蹦帶跳的馬來了。一直到翌晨到達新的宿營地，他沒有離開過自己的馬。

新的宿營地是一個小小的庄子。如像大多數北方的村落一樣，它的週圍是由一些高大的白楊，檉柳，老榆，及野桑所編組成成功的屏障。人是委實太疲倦了，一進庄子馬上跑入一間矮小的土屋，席地而睡。剛剛瞌上眼唇，却受着一陣馬的嘯叫聲跟爬蹄聲的攪擾。我懊惱而煩厭地支坐起身子，看見就是那匹不安分的馬，牠這時正繫在門前一株野樹上，雖然跋涉了一晚，這時還是生氣勃勃，作着英雄無地用武的咆哮。而那馬夫，正忙碌着一邊為牠張羅食料，一邊善意地斥罵，「你這騷東西！你這好傢伙！」我忽地想起了昨晚的事，發生了跟那馬夫談幾句話的興趣。於是我懶洋洋地拉聲拖腔地問道：「你就是本地人嗎？」自然，我這句問話的動機完全是由於昨晚那個最初的印象。

他漫不拘禮節的做着自己的事情，從從容容地答覆道：「不算是本地呢，俺是山東萊蕪人呢。」

「那麼，我問你，侍候這匹馬有多久了？」

「算起來日脚也真不算短了呢，」他愛撫的看看牠，在他眼光里流露出「一種人類最善最高的感情，」他跟着牠跑過不少的地方，共過不少的患難，真叫是老伴兒了呢。」

於是，他告訴我，遠在綏遠駐防的時候，最初他是一個炊事兵，不過當自己還是一個莊稼漢時，已經對於牲口有着熱愛與經驗，在鄉里間，成為餵驢養馬的能手。這匹馬歸他侍候時，只是一匹小小的喜愛蹦跳的馬，他看出牠是一匹好馬，非常留心牠的飢渴，簡直把牠看作自己的兒子，因為他成爲馬夫後，牠是他的第一匹牲口。

舊時的驛路
呵，讓我們的
兩肩挑上

用汽車載過的東西
在那流汗的日子裏
鍊鑄一付更堅實的身手

啓錠

高詠

湘江沒有銀河白，
却也有靜，

泛一江星星，
粗棕索也太纏綿，

死外地纏住，
叫船連着船。

風在蔗田裏醉了，
天靜得太藍，

夜靜得太甜，
船頭有人親切地叫，

該是集合了？
船就是碎了身邊的星星，

水波像雲，
只有趕在六更的人

他又告訴我，在長城口跟現在的敵人作戰的時候，他曾經失掉過他。那時部隊迂迴跋涉在滄山荒徑之中，在一個晚上突然遭遇到敵人的夜襲，在種慌亂不堪的情形下，彼此跑散了。但到第二天，雖然業已跑出八十里長路，他依然找到了他。他不住的向他引頸悲鳴，向他訴說着自己在離亂時所遭受的痛苦和危險。在那一剎那，他簡直給他感動得流淚了。

他又告訴我，後來隊伍奉命經由山西南開，也是在夜間，在一種全無防備之下跟敵人遭遇。那時他屬副官處，那只是些非戰鬥員的集團，馬上全部像雪花一般的潰散了。在敵人的密集的火網中，這匹馬馱着他，越過一個山頭，越過死亡，一連兩天不停歇的奔馳，最後終於給趕上了大隊……

他滔滔不絕地訴說着這些小故事，證明着自己跟這牲口的不可分割的命運。馬却不住的旋轉着身子，左右前後的走動，莽撞地如像要跟人一般地直立起來。

「這匹馬的性子好急躁，」我指着那昂着頭的牲畜插嘴道。

「嘿，是的呢，」他愉快地笑着，「這傢伙就是性子急，牲口倒是一條好牲口……黑兒，操你的，快吃東西！」

他撫摸着牠波紋一般的，細長而整潔的鬃毛，如像對待一個聰明可愛的頑童。爲了勉強牠吃東西，他把牠昂着的頭用雙手壓下去——服從着老伴兒的吩咐，那馬也便低下頭去銜起大口大口的草料。他看着牠嘴部一聳一聳的嚼動，在他那黧黑的粗獷的臉上浮現着一種母性的笑容。那馬也是很通靈性的，懂得老伴兒的愛撫，牠靜靜地享受着它。這時，乳白色的晨霧逐漸融化，分解，消退，原野在黎明中刻刻增加着面積，天壁變成透明而流動的物體，往高空騰昇。馬，牠昂頭眺望着，彷彿在懷戀那曾經奔馳過的曠野，那塞外的風沙，那出入於生死之門的戰鬥，不住的輕輕的提動着腿，踢着蹄，皺搖着腹部。一下子，他又復威嚴地豎直耳朵，噴噴鼻子，嗅嗅……的長嘯了一聲。

我不禁點頭讚歎道：「好馬，好馬！」

馬夫從心底生出明朗的笑了。他跟馬一樣的皺起鼻子，滿臉洋溢着甜蜜而幸福的感情。「俺說，這傢伙就是驢呢，性子像一團火，」他簡直要把自己的身子壓到牠身上去了，「這還不是她自己吃虧？你瞧，牠這隻眼，」他別過馬頭的另一邊，我看見一隻受了傷殘的紅爛的眼睛，「這就是給一匹雌驢頭咬壞的。牠一定要去找牠嗎，一定要去幹那些個沒出息的事嗎，還不是白白給損了一隻眼睛……還不是……」

禁不住睡眠的渴，我鬆下身子，神志慢慢的迷糊起來了。馬夫對那牲口的帶着痛惜的責備，也就變成零碎，顛倒，遠遠而日不存在的東西，甜蜜無比的睡眠啊，我的四肢業已蘇蘇

聽見了集合號，
「寶德里傳達一個消息：
說半夜裏，
可惜湘江上沒有人送行，
開走了三船兵。」

六月十三日錄口

沅江城

高詠

沅江城站在水邊，
數不盡的船，
在水邊圍一條線。
有新到沅江的兵，
是北方人，
他有一些留連，
說洞庭好，
好的是水連着天。
到夜來，
水天真一色了，
只聽見洞庭，
像年青人在笑，
天明後，正要開船，張帆，
有人說，沅江好，
好的是女兒多情，
勸男子當兵。

六月十七日于沅江

的被分解開來，暫時地失落在濃睡里。
但是我這隻可憐的睡眠不久就被一種巨大的災難所打破。敵人追擊的機隊在晨光中
之中尾隨着這隻，它在我們的宿營地的莊子上面嗡嗡地低旋了一會，便在莊子邊把幾十顆輕
磅炸彈一起卸下。我的低矮的房屋，在土地的顛抖里毀塌了，泥牆倒下，草棚的屋頂也紛紛
的跌落下來。我的身子被一些泥塵橡木所埋壓，但是感謝上天，我竟幸未受傷。我狼狽萬分
的爬出災難，看見敵機業已飛去，身上滿是泥污，便往副官處所在地的屋子裏走去——我想
弄到一點開水喝。

一切都依然如常，敵人的炸彈並沒有帶給我們以重大的損害。從副官處出來，再回到自
己那間幾乎倒塌了一半的屋子裏去，我發現在莊子邊的一株高大挺拔的白楊下，這時正圍着
一羣人。自然，我立即明白那是敵人殘殺的結果，但是我還是馬上跑過去探看究竟。

迎接着我的是一陣粗獷的哭聲。一些在莊子邊掘築防禦壕的士兵營的弟兄紛紛讓開道路
，我看見麥地土騎着一匹馬和坐着一個人。就是那匹不安分的土褐色的馬，牠的腹部中了
彈片，一個巨大的窟窿，正冒着血污模糊的內臟，一下一下的閃着氣，作着痛苦的痛苦而悲
慘的喘息。馬夫驚慌地介地雙手抱着牠的頸頸，哀哀地絕望地啼哭着。牠的眼目為淚水所氾
濫得完全失却輪廓，滿臉淚痕，頸骨激烈地抽動。而當牠一看見我時，彷彿又觸動起感情，
哭聲陡然增高，全身都震慄起來了。

我走過去，拍着牠的肩膀說道：
「哭什麼？已經是不可救的了，你哭牠也沒有用，站起來吧。」
他不願聽我的話，非但不肯站起身來，反而哭得更悲痛了。「黑兒，黑兒……你竟這
樣不特好死！你你竟死在鬼子的炸彈裏……」

但是馬却有着一種奇地執拗的生命，牠一直沒有斷掉那最後的一口氣。黃昏近來了，四野
里流蕩着藍灰色的暮靄。那馬夫始終坐在馬旁邊，驕不肯死，而他呢，不肯在死前離開
牠。

軍團部在天黑後又要移動了。大家整隊等候出發。副官處主任緊着手槍威嚇着那啼啼哭
哭的馬夫，喝令他趕快離開牠。

「快站起來，再不聽命令就一手槍打死你！」
他怨恨地瞥了副官處主任一眼，委委屈屈的站起身子，却眼淚汪汪地帶哭的說：

「我怎麼丟得開牠呢？……黑兒，我怎麼丟得開你……」
天很快的黑將下來，大隊出發了，又是一晚八十里的急行軍。離開莊子出路的時候，在
我的後面依然聽到一個人勉強壓抑着的低沉的歎息聲。

四〇一八·完稿

賣餅師

任生

——中國童話之一——

「三家養一元，
一夜殺完全。」

——民謠。

自從蒙古的鉄騎衝入這中世紀的古城，把這江南秀麗的名邑也變爲朔漠的蕭森。

這時，城頭的雉堞間，軍回正對着大黃的落日吹起嗚咽的胡笳。

郊原散牧着一羣上都馬，恣意地在抽着嫩綠的禾田裏馳騁，當年的驍悍顯然因長期伏櫪消磨盡了，但不時仍昂首向那捲着漫天塵土而來的西風作着嘶鳴，直至那充軍犯矮脚的涼州人，由一抹稀疏的柳林中打着呵欠踱出來，藏好盛酒的皮袋，歪着臉孔，嗚嗚尖起鬼叫一般的口嘯，才把這羣軍馬驅上漫漫的官道，遲鈍地趕過吊橋來，甕城里沒有碰着避卒，大家偷着空閑總是整到庶民家玩去了，讓寂寞的石板直街敲過一陣散漫而清脆的蹄鉄的聲音。

在一家低簷下，正迎立着一個紅眼睛的壯漢子，涼州人在馬上佝僂着身子和他打招呼，以匆匆的風沙聲嚷道：

——老弟！晚上不來喝酒了，營里弟兄們

準備歡迎你啦！

——好！我准來！

從赤色鬍鬚里回答出來的聲音是洪亮的；他目送着多毛的矮脚夾緊馬腹，并照一匹東顧西馳的馬羣，在輕揚的塵霧中消失了。

這赤鬚的漢子便是賣餅師，他開着一片遐邇馳名的餅店，他有個還未褪盡的青年式美好的面龐，端正的鼻子上安着一對火焰般炫人的紅眼睛，雕像一樣的下顎滿蓄着鬍鬚，像在他的堅定不移。照着這結實微微有點蹉跎的身材看來，人們很容易斷定他是文弱的；在廝混慣了的人，不但知道他精於技擊，而且從沒有一個好拳棒的朋友會打敗過他；也許更會發見他身上許多刀劍的疤痕。這時，他推開那扇白板門對里面說道：

「我們走吧！」

於是，從發黑的小門里吐出幾個人來。

「祝賀衆位兄弟！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我這不中用的，發誓賭個胡僧的頭來下酒！」

拋出這些話是混濁不清的鼻音，他是一個

木棒似的瘦長的主人，用隻藍黃的枯手掩着被刺了的鼻子，那里却巧妙地貼上一小方膏藥，他趕上一步在階沿送走所有的客人。

大家先先後後的走了一程，一個差不多還是孩兒模樣的心急地問着：

「晚晌，爲什麼不見阮鳳的老婆呢？」

「你還不知道？自從阮鳳爲了偷牛的嫌疑，鼻子上個烏龜殼，公然跑去和那禿驢——那胡僧混了……」這是個肥胖喜喜好胡調而曉舌的人，他滔滔地說：「我前些日子曾在五方銅佛寺里碰着她，好不識羞的騷貨，她竟作蒙古裝打扮了，淡紫色長袍子，白粉底鞋兒，攔腰一條翠綠的綢腰巾，在香房里頭哈陀陀佛啦！」

「那胡僧，是不是那夜在驛館，醉顛頭來打我們作樂的那個野和尚嗎？」另外有女人似的尖銳的聲調，夾纏地插進來。

「那一夜？」

「便是我們當役，去趕運過境上京的，什麼財玉寶品的那一夜。」

「對的！便是那禿驢。」

「此次并不爲財寶之運，而是福建歲供內庭之燕鴛也。」一個讀書人，不慌不忙的改正了。

「這娼婦！阮鳳哥豈不是太丟臉嗎？」孩子似的少年捲着灰色衣袖，他被惱怒啦。

他們中間有誰粗暴地叫着。

「可是，沒比沈大哥的遭遇更凄慘的了。爲了霸佔人家心愛的一頭綠鬃馬，這御賜金腰帶的千戶達嚕噶齊，這強盜，這肥豬！隨便加個罪名出告示的罪名，把沈大哥充軍到遼陽去，連沈誼妹也發配做營妓，她可不同阮鳳老婆這婊子，她節烈的上吊了！」

沈默地走着的賣餅師，被這臉上黥了兩次的中年人的幾句話燒灼着，恍惚地在他面前閃出衰柳古道的荒涼的五里亭，本來魁梧的但被不幸壓得憔悴的沈大帶着廿斤的重枷，放下餓別的酒盞，執緊他的手含淚欲言又止；他會意了以寶鈔把解差漸時遣開了；沈大臨別的嗚咽還分明留在他的耳邊：

「老四！祇有你一人，記住蘭譜上的誓言，爲我報仇！」

「我們等待一下起事不是更好嗎？西鄉受苦的人，本來交不起夏天的錦綉，李布錢；而秋天的廂丁稅每丁又增加至三石糧。他們把自己的屋子燒掉逃走了，聽說扁擔社又在醞釀啦！我們等着和他們……」這弓背的憂鬱的茶園子，他這篇理由是忍耐到現在才啓口的，說完像放下一担沉重的南瓜，吐口氣，不自然地去摸摸多鬚的下巴。

賣餅師以臂力的手勢截斷他，激動着的聲音雖不響，但多麼有力，多麼動人。

「那會太遲的！我們不能把賣出去的中秋餅統統收回來，也不能把藏在餅筒里的通告紙條，長久地保得住秘密。就在今天，這一年一

度的中秋節，我們要把壓迫漢人的元謎子，三家養一個的蒙古畜牲，殺個滅盡！蒼天保佑！要是成功了，我們漢人可扭斷這看不見的鎖着琵琶骨的巨鎖，使窒塞的呼吸暢快地呼一口氣，倘若不幸的話，那讓我一個人碎屍萬斷吧！」

「老四！爲什麼你又說這話呢？「讓你自己」，我們沒有離仇？沒有羞恥嗎？我要帶着這臉皮到陰間去見祖宗嗎？我們拜把兄弟做什麼呢？誰不記着一生則同生，死則同死，」

「生則同生，死則同死！」十二三個人的聲音低低地喊着。

「衆位兄長，義弟！那麼照我們下午的打算做吧！對着我們漢人的仇人，拔出復仇的刀來啊！」

千戶府圍在白石欄柵里，朱門前幾個背弓掛刀的步卒在踱步。他們談話就此停止，在這古城的中心分頭四散了。溫柔的冷風飄蕩來一陣陣幽雅的女樂，那千戶達嚕噶齊正作豪華的夕宴了，賣餅師的紅眼光向那巍巍的府第斜投了憤恨的一瞥。

回到餅店裏，迎接他的是那黑膚的少年徒弟，他剛從研石旁邊站起來，兩手濕漉漉地捧口還未完全磨去斑駁土花的長劍。

月亮還睡在藍色的連峯里，而天幕的一角已先耀着銀色的光輝；市街是死去一般的闐寂

，沒有一家洩出燈火，得意的蝙蝠撲着烏翼在暗中迴旋；到處是秋虫唧唧似在細語又似在憂聲低唱，忽然有沈重而急劇的步履，把牠們驚得不敢嚙舌了，幾條影子詭秘地閃進一條黑巷來。要是往常年，在這可戀的中秋夜，家的兒童打扮得多麼美麗可愛，成羣結伴在月光下跳躍，唱山歌；今夜可完全不同啦，孩子們像全被大人故意地鎖在家里，拋下堆起來的瓦塔的輪廓在夜風中似鬼影一樣矗立着。

「師兄，那王六真的娶媳婦嗎？」一條瘦影子發問着。

「我親眼看着，那是下午，師父叫我把最後一批月餅，送給鄰右去的時候。一等輪兒偷摸摸地抬來咧，因爲，中秋是好日子。當我裝着不知道走進去，簡捷的請他吃月餅；「今年的月餅餡是特別好咧。」及至王六發見那紙條兒，你想這私販推會圖的是怎樣呢？」

「把他嚇壞了吧？」

「那不用說，」他沉默了一刻：「可是，爲什麼要娶媳呢？元兵站在漢人的頭上，那一個漢人能保住女人的清白呢？要是我幫可去打把鋼刀，買匹駿馬。」

「但是，那虬鬚的伍長知道這回事嗎？」

「往常時，王六捧得像老子的那個元韃子嗎？那毛龜早嗅着魚腥了！我走出來時候，他熱着虬鬚子肚里有尺寸的跨進門去——」

「怪不得晚上不輪到我家去吃飯啦！」

從深巷底傳來幾聲犬吠。

「我對付王六這畜牲！」一個提議了。
 「師兄，你幫助師父吧：王六讓我不來！」
 前頭領路的一團粗矮的影子命令着：

「輕點！」

他們跟着跳過一堵籬笆，那裏有樹葉沙沙地輕拂着，撲鼻一陣桂花的暗香，後面一條影子泳上前去。

「師父！沒有一家有動靜啊！恐怕衆人全不敢……」

「我們正好首先開刀呀！」雖是壓低，仍聽出這是賣餅師鏗鏘的聲音。

「我以為……」
 「靜！」一隻豐滿的掌們着那還欲發言的嘴巴。

他們在一家門首停落，從門縫里可以窺見耀眼的燈光。

那虬鬚的伍長據在高懸紅燭的案上，玄色的袍子袒開，露着多毛的胸壁，正以小足印花碗作牛飲。新媳婦是個瘦小的姑娘，他戰戰兢兢抱着錫酒壺，碧甸手環在痲痺地顫抖着。王六自家可憐地一盞盞的灌着——他的神氣正如多年辛苦的私藏眼看要被搶劫的樣子。

蒙古漢子把箸停在一碗熟勝的鯉魚上。

「我們是不吃魚的。」
 「我也嫌腥臭！」
 「我們喝的是酪漿。」
 「我認爲那是芬香的！」
 「便是住的，也和你們不同，沒有屋子，

從生到死，都住在帳幕里。」

「那一定多麼舒適的呀！」

「我倒甯願有屋子住！」他以佩刀刮着白煮雞的嫩肉，然後用五指抓着塞進大嘴巴里。

「哈哈……老爺！月亮上升了，」曲意奉承的王六弄得尷尬了。

「王六！老爺今夜要在這里睡眠啦！」
 王六脚不由主的跪下去。

「劍給我！」
 門外的賣餅師踢門進來。

「起來！你這奴才！沒吃過月餅嗎？」
 「賣餅的！你喝醉嗎？」——犯酒禁者充軍

！元兵大怒地推開案頭，碗盞嘩啦啦打在驚呼了一聲，背過身去的新媳婦的紅綉衣的綉花後裾上，呢呢喃喃地滾滾滾滾。

「誰在喝呢？」沉重的步伐愈逼近來。

「大元的法律，侮辱蒙古人者拳手，罵者割口，打者斷手！」——賣餅的，你是討死來了！

只見白光一閃，賣餅師可沒有一絲猶豫，對準那生滿鬚鬚的咽喉，用個刺衝只一劍便刺倒了，元兵像剛殺的雄雞驚健管紐向背後，四肢在地上亂撞着，一下子也就不動了。

「你害我了，你害我了！」嚇壞了的王六盤坐在地上哭起來，手中忙忙地還攪着一枝搖搖欲熄的紅燭。

「把這王八也宰了吧！」另外的一個瘦漢

子要動手了，賣餅師止住他。

黑膚的徒弟輪着元兵的佩刀，把這虬鬚子的死屍刻做血肉模糊的殘段，投擲過鄰家牆頭去：「哼，有罪全城的漢人擔當啊！」

他們一行人如飛地趕對官廳那邊去！

東直街起了一股紅光，萬千條赤蛇的舌直舔上半空，濃烟滾騰地吞沒明月，高高地監視全城的雕樓在火海中陷落了。

人流像夏天決城的洪水，從古城四方八面滔滔而來，淹沒所有的里巷和街道。火把，長久不見的刀矛，鋤頭，幾隻嘴吧的火碗，元兵的腰刀，婦人抱着木主，各種式樣的燈籠，挑在槍尖的血淋淋的人頭……擁擠着，互撞着；

吶喊聲，哭聲，也有長長的嘆息，這一切音響直衝霄漢，合着剛才未消盡的餘音振盪着整個大地。當戶也見着親戚的姑娘的臉影，而孩子們在人流的後頭追逐着。

「衝到戶千府去！殺那噍噍噍齊肥豬！」
 這是那粗暴的蒙面漢子漲紅的脖子嚷着，被一陣喧噪的年青人擁着衝向前進。

千戶府的雕龍畫棟突出半空，圓月似新磨的銅鏡從那裏吐出來，把東西轅門的石欄欄印着牢獄的木欄一般的暗影；衙門的重門早已關住，惟有那對對不動的花青石的大獅子無語地相視屹立着。庶人們明火執刀把府第團團圍住。

一個孩子般的少年跳上石欄上頭，往來呼喝，鳩衣在風中碎綻的碎裂着。

阮鳳——這劍鼻的瘦長人，急得把兩顆男女的人頭擲開，忙去幫助那喜好胡調的肥漢，指揮着一彪人馬，去拾來一株巨木去攻門，只聽見衝在獸頭的銅環振得琚瑤的吼着，但總沒法踏進府內去。

一堆乾柴被堆起來，人們投下許多火把，想把這座畫棟朱樑的府第燒掉了。

突然人羣起了一片喊聲，讓出一條鎗刀巷，好像電閃一樣馳來幾匹高大的蒙古馬，當先騎在肥驃的賽驢馬上的便是赤眼的賣餅師，他們混身浴血，翻下馬來，矮腳的涼州人，黑皮膚的少年等緊跟着賣餅師氣喘吁吁地對東轅門進來。

「不必慌！我來！」賣餅師的高音以風暴中的雷鳴一般蓋過一切。

一架雲梯靠在魏魏的朱牆上，賣餅師扶着藤牌爬到琉璃瓦的滴水處，一縱身跳進去。

人羣的喊聲靜默下去，千萬隻眼睛好久地直盯着那寶藍色的屋頂。

好容易，一串隆隆的閃電，重門驟然打開了，人們發瘋地歡呼中，賣餅師美好的臉上露着異常的憤怒，歡樂，悲哀的複雜的神彩，在火燄中出現了。

「你看！他的眼睛是多麼的紅呀！」不知誰人還麼的喊着啦。

「衝！」

當他揮劍翻個身的一刹那，內面有弓弦聲震起，飛來幾支沒羽橫鏃的暗箭，直貫穿他的心，赤血從心窩濺出來，在他還來得及用劍尖子支撐全身平衡的時候，可急煞阮鳳諸人，奔

着去扶着他。

那少年徒弟却拋下師父，帶着明火持刃的庶人們如潮水一樣衝進去；幾個留府的元兵在人們盛怒之下刺成肉泥。

最後的一個元種子，千戶府的達魯噶齊却不見了；這肥豬！是躲在永豐庫的金珠堆里，想用寶物來遮住，終於由黑膚的少年發覺，他嚇到連求命也不能，被扯着經過那些朱欄玉砌的步道，直拖到廣場的石獅前斬首了。

這故事，使那時候的讀書人感動得流淚了，去教着孩子們，在年年的中秋明月下，永久地，永久地歌唱着：

「三家養一元，一夜殺完全！」

一九三九，十二月，卅一。初定稿

英雄樹

嚴杰人

她曾有過一個不小的抱負
把她那挺秀如巨人底手臂的枝椏
伸展到高遠的天空中
去刺破那灰黯的蒼穹
去擷取游戈在天邊的雲朵
她用密茂的葉子
造成了一個綠色的世界
多少自由的小鳥

撲進了她的底溫柔的懷抱裏
她做着百鳥的保姆
那綠色的世界
是百鳥的搖籃
而那自由的百鳥啊
也為她而日夜引吭歌唱

她妖豔的鮮花
會使多少過往的行人
停下了匆忙的脚步
她那醇醇的花香
也會引來多少蝴蝶的跳舞
而她那圓熟如女人的奶子的果實啊
會使人嘗了那酸味的果汁
因而認識了生活的辛酸

如今
她也被凌辱了
是誰剝奪去她的青春
是誰折斷她妖豔的花枝
是誰脫下她那綠得可愛的衣裳呢

她雖然已遍體鱗傷
而她仍強強地
矗立在朗麗的高崗上

犧羊

姚集

朦朧醒來，窗外斜掛着一鈞殘月，「耿耿星河欲曙天」，離黎明已是不遠。鄉間的雄鷄，高亢的「喔——喔——」啼着，叫人再也不能入夢。

幾個鄉人牽着羊從窗下走過——他們是起早到城裏去趕墟集的。那一陣陣漸漸遠去的「咩，咩」的叫聲，勾引起我的一段回憶。

那是在抗戰以前，我在福州一家醫院裏充當學徒——說得好聽些是當看護生，對於這個職業，當時我雖然不敢有過份的企望，然而却也因爲這是一種服務人羣的事業，而頗沾沾自喜，可是不久，我的醫病救人的夢想却被打得粉碎了。

也是像現在這樣的一個夏夜。福州的氣候却不像這個山城那般——日夜氣溫相差上幾度。那裏是晚上也和白晝一樣地悶熱，都市裏的騾音，更擾得人不能入睡，好容易待到半夜，這才沉沉的睡去。……睡得並不久——也許有半個鐘頭，也許還要多一點，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又把我吵醒了。伸手捻亮了電燈，老門房慌

張的探進頭來：

「先生，趕快起來……有個急症……」不等我問個明白，他已縮着頭出去，忙着喊別的人去了。

我一骨碌翻身下床，忙穿着好衣服，用冷水擦了一把臉，醒了醒惺惺的睡意，飛快地趕到候診室裏去。

二百支燭光的電燈泡刺眼地照着，門外晃動着許多人影。老門房把住門口，囑咐閒人，讓兩個警察抬進一付門板進來，那上面僵臥着一堆腫脹的肉塊，頭上用布包紮住，滿臉黏着暗紅的血塊，急切的醜不清是男或女。跟着進來的是一個瘦小的男人，大概就是病人的親屬吧。另外還跟着二位警長。

「他姓什麼？」我拿着掛號單照着手續登記。

「李王氏。」那個瘦小的男人答着。

「女的？——幾歲？」

「三十八歲。」

「那兒人？」

「閩清人——住在于山路××號。」

「什麼事？」

「給台灣仔斫了幾刀……」他雜亂地，憤恨不平地訴說着：「他們租了我的房子……他們欠了我半年的租錢……她……她去要租錢，老是推說白天不在家……今天晚上她又去，給我到了，那般台灣鱷鱗却翻了臉，說——說這房子是他們自己的，先生……你想……真是沒有天理！她……她就同他們辯，却……却給他們用短刀在頭上連斫了十幾刀……噯，真是；沒有天理……沒有……」

那位警長却較爲冷靜，他打斷了那個瘦小男人的話，近前來對我說：

「先生，還是先給她療治吧！恐怕血流得太多了……」

他這話提醒了我，我就打發着把病者抬進手術室裏去。那個瘦小的男人和警長，就被擯在門外，回到候診室裏去等待消息。

這時醫生已經等在那兒，用洗手刷洗刷着雙手，另外的兩位看護生林和謝也正在打開消毒桶，準備着外科手術上應用的藥品器械。他們都穿上白色的手術衣，我也把掛在牆上的手術衣穿上，然後幫着他們七腳八手地把那笨重的身體抬放到白色的手術檯上。

因爲流血過度，病人還是整個地陷在昏迷狀態中，脈膊很輕微。我們動手把她臉上的血污洗滌乾淨，在雪亮的燈光底下，顯出一張慘紙箔一般地金黃的，平板的臉孔，兩片厚嘴唇蒼白失血，牙床咬得緊緊地。

醫生用長消毒夾子從消毒桶裏取出一雙橡皮手套，戴上了，然後分配給我們工作：林的任務是扶住病人的頭，同時一只手按着她的右腕，數着脈膊；而我和謝是在兩傍遞送着應用的藥品器械。

病人頭上的包裹被解開來，頭髮和血塊黏黏地凝成一團。醫生拿起剪子「嘩，嘩，嘩：」地把她那一頭的頭髮通通剪光，搜索着傷口，一處一處地用消毒紗布按上，然後再來逐一處理。——天！我當時默默的數着，竟有七處傷口，不禁失聲叫出：

「七個傷口！」

醫生不動聲色地瞥了我一眼：「Tinct. jod.」

我連忙拿起一瓶碘酒，去了瓶蓋，遞了前去，而謝也同時遞上了消毒桶。醫生用鑷子在消毒桶裏夾出一塊棉花，蘸滿了碘酒，另一邊同時用鑷子揭開了病人頭頂上的一處紗布，顯露出一條足足有三寸長的傷口來。他一再地用碘酒洗去了傷口上的血塊，一股血流像噴泉般飛濺了半尺多高。

「血管鉗！」他叫着。但同時就在謝手上接過一把把的血管鉗，很快捷地把傷口裏一條條的動脈管鉗住了。

「探針！」血已經止住了，傷口上交又着三四把血管鉗。他又用銀探針在傷裏週圍攪動着。探針戳在腦蓋骨上發出「的，的」的響聲——這聲音使得我皮膚上起了疙瘩，一陣一

陣的發冷。但是醫生却細心地聽着這響聲，用鑷子在傷口裏剔出一塊碎骨片，照樣不動聲色的說：

「要不是她的頭髮厚密，這一刀就可以致命。——縫合針！」

他從我手裏的一個消毒盤子裏拿到了一把縫合針，夾住一枚魚鈎形的縫合針——那上面已經預先穿好了天蠶絲製的縫合線。他用縫合針把針子戳進傷口的一邊，而在另外的一邊把針子拔出來，然後用鑷子靈活地把天蠶絲打成結子。

這樣一針一針地縫着，一切工作全不用手指，只間接地運用着刀、剪、鉗、鑷、鑷來完成，而且一切都做得那樣快捷靈巧，縫合整個傷口不要花上三十秒鐘。然而在當時，我却覺得像是有了一個個鐘頭——因為我這是第一次經歷着大手術，那些血，那些裂開了的皮肉，都不是我當時所能忍受的。開頭我還敢瞥上幾眼，慢慢地我再也不敢看它了，我把眼睛注視在消毒盤子上，等着醫生叫着「Tinct. jod.」什麼的時候，就把一瓶碘酒或者別的什麼東西遞過去，儘量避免去瞧那傷口。但是那刀鉗的聲音，那縫合針穿過傷口的聲音，那探針戳在腦蓋骨上的聲音，却還是緊纏着我。我覺得背上有些發冷，雙手也冷冰冰地，頭昏，喉頭發燥，眼前金星飛舞……但我還極力支撐住。不知道又過了多久，那病人發出了輕微的呻吟聲，這聲音暗越來越久，竟「啞啞，啞啞」地在叫着痛了

——這一陣陣悲慘的哀叫聲，使我再也受不了——我渾身輕微地流着冷汗，我胸口一陣作嘔，我用牙齒咬着下唇……我眼前一陣烏暗，終於支撐不住了，伸手扶住牆壁……

「你難過……怕？」醫生溫和地笑了笑，他已看出了我的懦弱：「你可以出去。」

我退了出來，到藥房裏喝了一杯熱開水，再喝了一點點勃蘭地酒，讓自己鎮靜了一會，信步走到候診室裏去。

那個瘦小的男人和警察還等在那兒。他們迎着我站了起來，齊聲問道：

「好了沒有？」

「病人已經醒過來了，但是因為流血過度，還沒有脫離危險期……」接着我把傷勢扼要地告訴他們，那位警長就統統地記進一本簿子裏去；而那個瘦小的男人却連連嘆氣，不時希希里里地叫着：「……沒有天理……沒有天理……我不曉得該用什麼話來安慰他，只告訴他病人應該住院，叫他回家去拿些應用的東西來，等他走了以後，我就問那位警長兇手逮到了沒有？」

「兇手？剛才局裏來了電話，說兇手已經躲到××洋行裏去了。」

「逮不到了？」我問。

「嚇，嚇！」他苦笑了一下，像是笑我的不懂事，指着身上的黃制服：「人家洋行裏是個什麼所在！我們穿着這個可不能進去亂闖。不過，局裏已經派了幾個便衣探警進去看看……」



「風陵渡」

楊 洪

端木蕻良著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實價一元一角

小說是中國新文藝運動以來在文學各部門中最佔重要，且也是成績最好的一項。短短的二十來年的歷史，業已產生了不少優秀的小說家。仗着他們，維持着新文藝運動的輝煌的成績，展開着一個燦爛的前途。而尤其是抗戰前後數年間，無論在質或量的方面均呈顯着飛躍的進步，我們的可敬的作家以他們的努力保留了這變革社會的縮影。

端木蕻良先生，屬於優秀作家的一羣，給我們的新文藝帶來了宏壯的氣魄和豐妍的色彩，他的短篇「驚鷺湖的憂鬱」和「渾河的急流」，長篇「大地的海」和「科爾沁草原」，在讀者之間獲得了很高的聲譽，因為不僅僅表現方法的新鮮奪目，更重要的是有力地描繪了那失去的土地上的風土和博鬥。我們現在所欲評述的「風陵渡」，是他抗戰後的第一個短篇集，里面收容着九個短篇——三個戰前的，六個戰後的。

戰前的三篇：「鞭下」是寫一個處身於敵人的特務機關及浪人治下的地下工作者的悔恨及覺悟；「可塑性的」與「三月夜曲」則描繪兩個大都市的，墮落的，受傷的病的女性。戰後的六篇：「青弟」寫一個由於敵人的兇殘與兒童的無知所造成的悲劇；「風陵渡」和「螺螄谷」，寫抗戰前綫的英勇故事；「嘴脣」，「火腿」和「泡沫」則是對於躲在時代暗影之中的小人物的素描與諷嘲。如果我們粗粗地按照寫作時日來看，便可以發現作者在創作活動上所發展的道路。

作者的短篇小說，已出版的有「憎恨」一集，那里面收容着初期的，也即是最優秀的作品，如「驚鷺湖的憂鬱」及「渾河的急流」等。從內容上看，「鞭下」可以說是最相近於作者的初期作品的。地下工作者大同，為都市的罪惡所誘惑，以一百二十元的酬價，他出賣了同志的生命。錢花光了，受着被出賣者的綁赴刑場時的「充滿着希望的微笑，和委託的信任」的一瞥，以及日本特務機關長的「排山倒海」一般的「一個沉重的嘴巴」，他由悔恨而覺悟，終於對同伴懺悔地說出「在那大的活動里，那些被懦弱和無知所造成的無恥和罪惡，是必須要死亡的」（這話是由那被出賣的同志告訴他的）的話，接受了同伴給予他的「嚴厲的

其實呢，就是給你逮到了，也還不是照樣地要交還給日本領事館去辦——誰知道他們怎麼辦法？這世界……反正中國人的命不值錢！——他又苦笑着。

手術完畢，病人被抬到病房裏去。我被分派着看護着她，每隔半個鐘頭給她吃一回藥。

幽黃的燈光，伴着微弱的呻吟，我坐在床前，不時地察看着她的脈膊和呼吸。

病人漸漸沉沉地睡去了，只不過有時發出恐怖的嚶語：「土匪！啊……救命啊！」

長夜漫漫，除了病人微弱而短促的喘息聲外，四圍是死般沉寂。我打開日記簿子，寫着這一天的日記，而且還寫上這樣的話：

「我是學醫的，我要救活每一個人的性命！但是現在千萬同胞的性命却是任憑人家隨意摧殘着。中國人的性命就這樣的不值錢嗎？」

「噯！噯！噯！噯！」四點鐘了。我放下未完的日記，喂了病人一次藥。

疲乏渴睡，我伸了伸懶腰，打開臨街的窗戶，呼吸着清新的空氣。窗外透出微明，晨星閃爍欲滅，遠處隱約傳來鷄鳴。在昏黃的路燈下，有幾個人影遠遠地走過，一隻被牽往屠場去的羊，「咩，咩，咩」地哀叫着。

我當時被一種感傷的情緒所支配，含着眼淚在日記簿上繼續地寫着：

「中國的命運，就像一隻被牽往屠場裏去的羔羊，難道我們就一輩子地任人宰割嗎？」

今天，又聽到這凄切的「咩，咩」的叫聲，然而那種感傷氣氛並不再煩擾着我了。

處罰」——讓同伴「將手槍指着他的胸膛」；但到了「可塑性的」與「三月夜曲」，作者的「興趣」與關心有了不同了。「可塑性的」里的鳳子與「三月夜曲」里的波蘭女子，都是近代商業大都市的產物，專事追求官能的享樂，陷入墮落的深坑而不能自拔。鳳子在墮落之後，輕蔑着自己的「卑微不足道」，也輕蔑着自己的生命，隨時藏帶許多種「大量的足夠結束十個人的生命的呼吸的藥物」，最後則以男女間的一種微妙的感情上的錯覺，她自殺了。而波蘭女子則是一個「憂鬱而纏綿的北歐氣質的……二十六七歲的女人」，愛好音樂，非常善感，有着「廣泛」的人生，善於作「詩」（這是一個某種意義的代名詞）。作者以一種異常濃豔的筆緻塑繪着她們。讀着這樣的作品，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曾經一度販入中國來的所謂新感覺派。滿眼是大都市的各種各樣的聲與色，滿眼是字藻的堆砌。「三月夜曲」的稿末註明着寫作的確實的時日是「一九三九、五、三十日」，我們有權利可以斷定它是戰前最近的作品。生活決定一切，那時作者業已對都市生活有了體驗與興趣了，都市生活的形象蓋過了對於家鄉的記憶。這自然也是不可非薄的。然而作者太愛自己的表現方法了，太愛自己的文字的色彩了，他走到一條危險的道路上去，完全被文字的濃豔所蠱惑，說得過火一點，這種蠱惑引誘作者步入了魔道。

很幸運，抗戰救了他，迫使作者回過頭來，因此我們有機會讀到這集子裡的另外六篇。「風陵渡」與「螺螄谷」，作者把他的筆放到抗戰前線，作者的眼睛看到一些把自己的生命供獻給求自由的生死鬥爭之中的人物，於是「風陵渡」里的黃河上的老船夫馬老漢和「螺螄谷」里的一些戰士「青山和他的伙伴們」招致了作者的努力塑繪，贏取了作者的崇拜。馬老漢從父親的手里，「繼承了沒有方法可以指出他的手齡的一條破船」，在黃河上「浮載了五十幾個年頭」，但是，戰爭起來了，「風陵渡的渡口便成了一切以軍事為前提的要塞區」，馬老漢做起了運輸工作，做得「比別人都特別的勤快」。最後，「封渡」了，敵人衝到了風陵渡，在一個月夜，兩個喝醉了的敵人走上他的船，直往一個大溜駛去，到了無法逃避的渦旋里，馬老漢發出一種復仇的和對於生的抗議的連串的大笑，和敵人和那條破船，一起捲入渦旋之中，而被描寫在「螺螄谷」里面的幾個戰士，他們被圍困在一個「有進路，沒有出路」的螺螄谷里，結果他們憑着驚人的機智與勇敢全部消滅了進攻的敵人。這樣的事情，在抗戰現實里是有的，可能發生的。但是成問題的是在什麼地方呢？不知道是由於作者的特別偏愛，抑是由於作者對人物的發掘的偷懶，出現在作者的手筆下的人物都未免太「神」了一點。例如馬老漢遇見兩個醉酒的敵兵，他們要他帶領着去找花姑娘，要他把船放到水里去——作者寫

出征 厂民

那從江上吹來的
深宵的風

有着砭骨的寒冷

和醒人的異樣的清新

這時，村莊原野

以及林間的鳥羣

還都在昏朦中沉睡

兵士們却已經起來了

起來得那樣地早

他們是最後一批

黑夜的葬儀的送殯者

他們一起來，黎明就會

揭開早霧的帷幕降臨

他們用粗糙的手

捫去了隔夜的腥臊

敏捷地紮緊裹腿

把灰毯摺得棱角鮮明

然後讓子彈帶，讓食具

讓所有零星的東西

道：「把船放到水里去！」——那個啤酒桶樣的兵命令他。——「到水里去！」——「不能，我一個人推不了這船的！」馬老漢陰鬱而且固執。——「你推！」——「不能，水溜急得很，我們三個都要淹死的！」——「我們情願淹死！」那個兵把對方一推，互相的對看了一眼。他倆是游水的高手。——「你推！」——「不能。」——「推不推？」——「這船不是一個人推得的！」——「我們幫着你，行不行？」——「不行！」——「我喝醉了。」——「不行！」——「行不行？」那兵拿出了槍。——「我喝醉了。」——「老頭子很平靜的把船推下水里去，他忽然的想笑。……」（四四—四五頁，原作分行寫，現為節省篇幅，以——代之。）作者就用這樣的一段對話代替了馬老漢的激變的心理過程，使讀者無法理解這老船夫以後的奇特的舉動，因而感到突然。這種手法，對讀者的說服力是異常脆弱的。作者在這種「緊要關頭」太吝嗇了自己的筆墨，以致無法滿足讀者。在「螺螄谷」里，「十七歲的孩子」山柴柴馬亮，到谷門外面去望風，被敵人發現了，在彈雨的追逐之中逃回谷門，爬到樹尖上去，却放走了馬；敵人受了騙，丟下樹上的人，一直追那馬去了。——作者寫道：

「山柴柴在樹上笑個倒仰，差一點沒從樹上跌下來。四面什麼也沒有，祇有山鳥幽揚的鳴聲與四周的峽谷響應着。

敵人從四面搜索起，而逐漸集中，……面上抖然的現出驚慌之色來……

彷彿是敵人的大尉樣的一個小鬍子，向大家作着手勢，將兩手交叉在胸前，向左右連續的分開的揮動着。接着又將右手高揚，向着谷外戒着波動推動了三下。

馬亮在他頭頂上笑得嘴都合不攏來，祇是不好出聲。敵騎散開，然後向來的路進行。山柴柴忍不住了便學雀子叫。

……（七二頁）

寫得實在太「美麗」了，簡直達到了神化的田地。或許有人會說，中國的抗戰本身便是一種奇蹟，這種神奇的英勇故事隨時隨地可以發生，像山柴柴馬亮這樣的人物的存在，是並不足怪的。「螺螄谷」所敘述的是一個驚人的故事，但這樣的故事在完成它的過程之中應該是毫不神奇的，創造這樣的故事的主人翁應該只是一些平凡的人物，他們用自己的堅韌的努力來完成其任務——這才是我們抗戰的本質。作者在篇末加上一條說教式的尾巴道：「這些落後的羣衆他們是怎樣的消滅了頑強的敵人，這些落後的羣衆他們散佈在我們廣大的失去了的原野上，到處都是。」然而，我們要鄭重地指出，作者並沒有把「這些落後的羣衆」描繪出來，正相反，他們却是異常機智，勇敢，近於神化的人物，這樣做，僅使我們嚮往於一個美

掛帶了全身
於是，擗起了槍枝
槍橋般集成隊
只等出發的號角
吹奏起洪亮的聲音……

被乳色的晨光洗沐過的
赤裸的坡原的胴體
是這樣的鮮潔而炫目
那些熟悉的山峯
和垂滿紅色果實的橋林
像要擁抱似地迫近來
可是，沒有絲毫遲疑
他們向着晨光
在鋪滿了蔥綠的麥苗
和金黃菜蔬的梯田中穿過
連豆花綻着笑靨
在依依地歡送
也不會給以留戀的一瞥
隨着飄揚的軍旗
他們浩浩蕩蕩地去了

藍的景色，却把握不到事物的本質。因為，我們的抗戰縱然是一種偉大的神力的表現，但通達到那勝利的結局的，却是一條異常艱苦的，血汗交錯的道路，僅僅描寫出一個獨特的驚人的場面，應該不是我們的最高理想吧？

另一個短篇「青弟」，如上所說，是寫一個由於敵人的兇殘與兒童的無知所造成的悲劇。青弟有着一個爸爸十年苦鬥所賺到的「榮譽戰士」的「小銅片」，他玩弄着它，可是敵人進城來了，那時青弟正坐在門口，一個黃衣兵士跟他談話起來——作者又是用一大段對話寫出兒童的純真無知，他不知道自己面前的是敵人，所以把一切真實告訴給兵聽，說自己「長大了也當兵」，「當兵打日本——」拍！作榮譽戰士！於是，作者又匆匆地寫：「五分鐘之後，青弟便被那不能辨清的敵人的刀尖，穿在小小的身軀上，舉在半空中墜落。那孩子渾圓的胸脯上，還掛着一塊小銅片，在閃閃發亮」(二〇頁)。這種簡便的寫法依然是不夠的，缺乏活生生的形象，僅僅有着一種簡單的空洞的概念。

「嘴唇」，「火腿」和「泡沫」，是作者深入大後方的作品，所以描寫的對象又轉變為那些躲在時代暗影中的小人物了。「嘴唇」寫一對青年男女，子可和莉莉，跑到重慶，莉莉「逃得什麼都沒有了」，感到「空虛」，子可要用他的愛情去拯救她，而她所需要的却是皮大衣。短短的兩千多字，作者粗略地描繪了一個輪廓。「火腿」寫魏小川先生，逃到重慶，因為他的家鄉是浙江義烏，一個出火腿的地方，所以他很富於火腿的常識，特別愛好火腿，火腿影響並決定他的對人事對國家的情緒，最後則和女人在火腿上鬧了一點小笑話。「泡沫」也是寫一個從武漢逃入重慶的黃桂秋小姐，在旅途中她自造一個美麗的幻想，可是一到重慶，這幻想却在事實的礁石上碰個粉碎——那美麗的幻想不過是一個「泡沫」。這三個短篇，以「泡沫」為最好。作者對人對事的刻劃，僅僅給以一個浮光掠影的描寫，不能再深入地發掘下去，作者只滿足於表面的諷刺，卻沒有從社會的矛盾的根底上去找尋人物形象的特徵。這三篇中的人物，都是一些大時代中的沉渣，作者把他們輕輕地攪浮了起來，馬上又把他們放過去了。甚至那人物的性格也還是異常模糊不清的。尤其是「嘴唇」，那只能當作一個電影里的「鏡頭」，在讀者眼前幌了一下，立刻不見了。作者的暴露或是諷刺的本領是極不夠的，他只能用含糊的辭句告訴我們，說是有這樣的人，但他們的生活特質，性格發展，以及社會的聯繫，我們從不知道。

貫通着「風陵渡」的九個短篇，作者的這種致命的缺點赫然的存在着。要說明它，無非是，一方面，作者對生活的體驗不夠，因此觀察力及思想力顯得極其薄弱；另一方面，我們

——從坡巒起伏的故土
到坡巒起伏的戰場

他們去了——

為要擊退那狂妄的敵人
不錯，他們是最後一批

黑夜葬儀的送殯者

同時，他們也正是

最後出發去前綫的

法西斯軍閥的掘墓人

——因為他們一去

那班匪徒就將全部殲滅

正為他們不單勇猛

而且還有着

像墾殖堅硬的岩層一樣的

固執而又必勝的精神……

呵——

他們去了

在乳色的晨光中去了

不久，他們就會

唱着快樂的凱歌歸來

當陽光正豔麗無比的時辰

不妨大胆地說，就是作者所熱愛的那一種表現方法損害了自己。作者的大部分注意力，受着自己所熱愛的那種表現方法的引誘，從對事物的深沉的注視分散開來，因而形成了這缺點。

新的風格與新的形式是好的，但問題是在適當的運用，在求得與內容的統一。用堆積的華麗的字藻來展示全面的景色，採取着電影藝術上的剪接的手法來交織事件和人物，使在讀者眼前飄然掠過。對於這種表現方法的過分的追求，是作者在創作活動上所表現的顯著的特色。但是，一個豐富多彩的形式必須被控制於一個豐富的生活內容才好，不然，徒然被了內容的障礙，掩沒了事件和人物的明確性，結果刻繪既不能深刻，而豐富又往往變成了累贅。基於這種特色，作者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於喜歡賣弄某一方面的一「知識」的境地。縱然那些「知識」對一個作品是多餘的，甚至足以破壞其完整的，作者也無法割愛。因此，在作者的作品里，在應該節省文字的地方不能節省，而在不應該節省的地方便不能不「節省」了。自然，這種「節省」並不是由於作者的吝嗇，而是由於作者的貧乏。例如「風陵渡」中，作者一劈頭便發議論道：

「圖騰制最初的形態，是由於獵取對象物的具有共通性的各生產集團的聯合，用來抑制集團間食用的分配的矛盾。

圖騰制是原始共同制和民族制交替期間的過渡階段。圖騰制的低落與衰退，並不是機械的走向滅亡，反之，而是有機的走向轉化。並且，終至形成後期的各社會階段的圖騰藝術，用來說明古代的生產社會的風習了。」（二一頁）

讀了這一段，如果我不說明這是一篇小說的開頭第一節，讀者不是會疑心到自己在讀一篇社會科學的論文嗎？接着的第二節，作者又用了一千多字寫「漁民生產集團的圖騰藝術的殘存物」的「梢公」。再例如前面已經抄引過的「螺螄谷」後面的那一條說教式的尾巴，又例如「火腿」中的對於火腿的似是而非的一大堆「知識」等等。而在另一方面，在人物心理的轉變過程上，我們的作者却又顯得極其無力了，這不僅僅有損於作品的深度，且也使讀者發生着「虎頭尾巴」的感覺。

從「蓬鰲湖的憂鬱」，「渾河的急流」，「大地的海」，「科爾沁草原」到短篇集「風陵渡」，我們的作者幾乎是在走着下坡路。然而，在創作上業已顯露出他的可貴的才華與成績的端木蕻良先生，是依然有着他遠大的前途的，如果能够認識到自己的危機，為自己的創作活動開闢一個新天地的話。我們在這里對作者寄存着一個可敬的熱切的期望。

四〇——九、十四、完稿

作家 短簡

××兄：

日前止一片，外寄（平郵）法文書一冊。因此地寄閱印刷品不收掛號費，故以平郵試寄一冊，可行時再斟酌續寄他書。

囑為「現代文藝」寄稿，自當遵命。弟去年國內之遊，實有許多可寫之文，但不願作泛泛的遊記或報告文字，必欲寫些較持久的東西，而一時因事忙又辦不到，適為明日社「時代小冊子」譯法文「旅德日記」，其中尚多尚未之文，特奉上數節，或足填「現代文藝」之空白耳。

改進社所出書籍雜誌，均有精彩，但現代營業，廣告及推銷方法最要留意，改進社未在香港刊登廣告，其書報在此間未能暢銷，或即由於此種原因。弟日前去函巴金，提議明日社與文化生活社在香港設辦事處，改進社想亦可以加入，所費不多，裨益甚大，望兄考慮，並早日賜覆為盼！草此即祝 撰祺。

弟占元上 廿四日

第二帝國國的兵士

匈牙利·霍爾寧斯作
黎烈文譯

在吊死者的家裏

「上帝知道一切，」修道女說過。「他看見一切，並且無晷無夜，他都在注視着我們的一切行爲。」

假使這話是真的，我可不願做那仁慈的上帝。

時時刻刻觀察着每一個人，而多時以來，個人却已完全不能有所作爲！怎樣吃力不討好的職業啊！總而言之，仁慈的上帝是越來越成爲多餘的了。甚至他也許並不存在了，因爲他一切都任人做去而毫不反對。或許這祇是一種外表吧！乾脆說，人們對於這事已經一點也不明瞭，因爲誰知道可能發生的一切事情呢？不用說，我是不知道的。隨舉一例，誰能想像有一天我會和我的營長的寡婦發生親密的關係呢？而且，所謂親密的關係又僅祇限於一個夜晚呢？誰能想像這個夜晚呢？這個夜晚在我看來是這樣的不可理解，因而我隨後便在這上面反復思索。於是我對於大家所服從的某些法則的單純感到驚異。這些法則並不是可以隨便開玩笑的。有時這些法則甚至還是可怕的呢。也

許究竟有一個神存在着吧？

假使有什麼人對我預言，我有一天要和我營長的寡婦睡覺，我會把他看做一個輕薄小人。我甚至不知道我當時是不是真的想做那事。在那俄頃之間，我僅祇想到她有着兩條很長的腿。她該比營長還要高一點兒呢。

對啦！我會經喜歡過女人的腿，因爲在我看來，女人的腿是沒有終極的。並且女人的腿能够那樣容易地跨越一切，就像它們不認識任何阻礙一樣！

有一天，我在一本書上讀過關於腿的文字。這是一本雜誌，我有一些時候會經把它帶在身邊。副官長發見了它，於是把它拿回家裏去了。他的老婆把它拿到廚房裏燒掉了。

「一種污穢的東西！」她宣稱。可是，這並不是一種污穢的東西，而祇是一點確乎是肉做的，穿得很少或全沒有穿上什麼的女人的照片集。封面上有一個半身像，附着這樣的說明：「飾着黃鼠狼皮的貴婦。」

當我第一次看到我的營長的寡婦時，我忍不住想到這幅肖像。她當時穿着浴衣（雖然這已是下午）。她住在一個小小的別莊的二樓上

。下面住着一個退休的局長。上面則是屋頂。

別莊位置得極遠，位置在城市的盡頭。這是一個嶄新的郊外區。五年前，這兒還是田野。那時這兒既沒有燈光，也沒有馬路，也沒有溝渠，而祇是一片野草。可是當時牲口來吃草的地方，現在却聳立着一些漂亮的別墅，因爲地球旋轉不已，而生命並不吝惜它的稟賦。我們是一直向好的方面發展的。

當我離開市外火車時，我突然覺得秋天已經真的到了。在那邊，在城市裏面，人家還能誤作夏天，可是在這邊，太陽是這樣淒涼地照着你，就像它的眼睛滿含着淚水一樣。濃霧堆積在天際，而枯葉悄悄地落下。

一個老人慢慢地掃着枯葉，並將它們堆積起來。枯葉將突然得着怎樣的歸宿呢？

而你，我的營長，現在你在什麼地方呢？我是不該想到你的，否則枯葉會更加靜寂的落下。當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寡婦時，那時已經過了六點鐘。我的火車恰恰在五點零九分到達，可是我並沒立刻到她那邊去；我先在火車站的食堂喝了一杯啤酒。因爲，老實說，我是不得已才去看她的。誰曉得呢，也許她還不知

道你已死了呢？那麼，不是該由我把那消息告訴她嗎？她該會用着一雙驚愕的眼睛聽着我，而我會不得不出幾句安慰的話吧？我覺得自己對這事是不能勝任的。這絕不使我感到興趣！我得告訴你：我是受不了女人的啼哭的。

我白白的就心了。當我剛剛含糊其詞地說着時，她便打斷我的話，並對我說她知道這事的真相已經幾月了。一個連長曾經跑來非常婉曲地告訴她：你已作爲志願兵陣亡了。當說到「志願兵」三個字時，她不禁浮出一個苦笑，可是我畢竟看到她已克服她的最初的悲傷了。因此我的啤酒是完全空喝了的。而且是怎樣惡劣的啤酒啊！

對啦，在這時候，我是絕沒有想到我會要和她睡覺的，而且就在當晚。並且如果這時有人對我預告這事時，我會潑他一臉的啤酒。而這絕不是因爲我覺得打我們營長的寡婦的主意是一宗不義的事。因爲，乾脆說，他既已不在生人以外，我便並沒有欺負他。而且，另一方面，肉是脆弱的，這是大家知道的事情。

我一面喝着惡劣的啤酒，一面瞧着封面寫着「給我的女人」的那封信。想到做看護婦的修道女竟會以爲我有一個女人，不禁好笑起來。如果我曾結過婚，那才是一個漂亮的笑話呢！我相信我是不很適宜於幹這事的。在這上面，我的營長，我的情形是恰和你一樣。你的夫婦生活並不美滿……得啦，不要否認罷。這事我們大家都猜着了。就是爲這緣故，你便和

我們一塊睡在營房裏，而同時你的女人却住在這兒，住在市外，在那恰恰相反的方向。你僅祇在星期天和紀念日看到她。你們不和，這是顯然的事。並且，你是那樣的爲我們所有，我們簡直不能想像你能同一個女人和好相處。請你相信我的話吧，對於你也是一樣，營房是惟一的祖國。當你在我們的行列前面經過時，我們大家都覺得自己是你的孩子。比較起來，一個女人的愛情算得什麼呢？這不過是一種空虛的反映罷了。

可是當我們很久沒有親近女人時，那麼，到了夜晚，畢竟會要做出種種的夢來，在那樣的夢裏，人們再也不會十分明白自己是個漢子或是一個年輕的女郎……

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的那樣，這是六點鐘稍過一點。她和我，我們坐在客廳裏。她的浴衣把她的肩頸大部份敞露在外面，而一隻小圓桌上有着一些紙煙。她取了一支煙抽起來；她送了一支給我，我也抽起來。她穿着一雙黑色的長統絲襪，祇要看了這情形，我便應該可以猜着她已知道他死了。

她的肖像掛在壁上。這肖像你是看到過的。這是一幅畫着她穿着一件黃鼠狼皮的外套的油畫。也許就是這黃鼠狼皮使我不由自主地把她的肖像和雜誌上的畫片相比罷。可是這話我後來才告訴了她。

可是，我請你相信我：這事並不是我，而是她開始的。她演了那活動的脚色。她抱着我

，却對我說：「你爲什麼抱我呢？」她解開我的絨織衫的鈕扣，却對我說：「你幹什麼？」她吻了我的嘴唇，却對我說：「放了我罷！」她緊緊的攬住我，却對我說：「給我滾開……」但這一切，她是在晚餐以後才幹起來的。因爲她看到我的火車要九點十二分才開，她便留我晚餐。在這時候，我們並沒有看到以後的事情。

無論如何，我是沒有看到的。她呢？也許看到了。嚇！對啦。我們男子，我們倒在戰場上面，女子呢，她們却倒在家裏。我們，當我們倒下了時，人家便把我們埋在土內；女人却重又站起來，並且再穿上衣服。

你的老婆也是一樣的，我親愛的營長。你的老婆也是一樣的。可是我爲什麼把這一切講給你聽呢？爲什麼緣故呢？爲什麼我老是想到你呢？我幾乎有着想替自己辯護的神氣。但上帝知道我並沒有辯護的必要。我沒有做過一點壞事，她也沒有……至於你呢，你已經死了！好啦！給我隱去罷！

我可以說：自從我知道你寫給你女人的那些話語——這是我親眼讀到過的——以後，幾種使我和你連結起來的關係便都斷了。爲什麼你要在信上罵我呢？我究竟犯了什麼呢？我不是想要保全你的生命嗎？爲什麼你說我是一個卑賤的犯人呢？這是什麼意思呢，營長？我願意相信你寫這封信時已經病了，而這便也是我向你的寡婦解釋的話。我對她說你那時顯然已

經失去你所有的良知。你的腦筋一定已經拋棄了你，而你的想像一定和你開了一個狼狽的玩笑。

當她念着你的信時，起初臉色越來越白，隨後却越來越紅。她像一個嚇呆了的小孩一樣，把口張着。後來她以一種不再是驚異而是恐怖的神情注視着我。我永遠不會忘記她這時的眼光。她有着一雙銀灰色的眼睛，這點你是知道的。它們睜住我，這兩顆眼睛，可是我覺得它們再不表現任何思想，同時又覺得一切都在她的腦中亂作一團。她不說出一句話，而突然之間，我看到那封信在她的手裏顫慄起來。我覺得自己愈加不安了，我正想問她你寫了些什麼話時，她却先開口了：

「可怕啦！」她說，但用着一種很低的聲音。

隨後她立起身來並開始在房內大踏步地走着。

她怎麼弄的啦？

她突然停立在我面前，並把她的一雙眼睛深深地貫注在我的眼睛裏：

「那麼……那麼他把這信給了你嗎？」

「對啦！這即是說……我從他手裏把信拿了。」

「好啦！」她把我一噤喝住。「不要再多說一句粗鄙的東西！這太可怕了……住口，住口……」

我完全弄得莫明其妙了，我腦裏祇想到一

句話：歇斯德里症的患者。怎麼辦呢？我不知道。因此我便讓她去哭。漸漸地，她的嗚咽甯靜下來了。末了，她站起身來，用一塊小小的手帕揩乾眼淚，並且偷偷地擦着鼻涕。隨後她重又和我談起話來：

「聽我說啦！現在，一切都得告訴我。對啦，一切，一切！」

「爲什麼呢，現在？」

「那麼，」她接着說，同時盡力克制着自己，「你從他手裏把信奪下了嗎？」

「對啦。我看到他手裏拿着什麼白色的東西。」

「你想要救他，不是嗎？」

因爲她露出一個瘋子似的笑容，我背上不禁起了一個冷戰。

「對啦，」我說，「我想要救他。」

「可是你到得太遲了！」

「對啦，太遲了！」

她始終微笑着。

「而你把繩子割斷了嗎？」

「把繩子割斷？」

我瞧住她，嚇呆了。她不再微笑了。

把繩子割斷？現在，是我覺得自己變成了瘋子。

在我的眼裏，同時和我談着慷慨捐軀一類的話。我拒絕一切婉曲的說法。我要求真相，赤裸裸的真相！」

「她完全瘋了，」我心裏想。

「根據他信上的話語，可以顯然看出他並非陣亡，而是自己上吊死了的。」

我跳起來：

「上吊？」

「這是白紙上面寫的黑字，並且是他親筆寫的！而現在我要知道一切，一切，一切！」

「可是他絕對不是上吊死了的！」

「不要撒謊吧！」她對我說道。「謊已經撒得夠了。」

啊，不行。我也一樣，我也忍耐不住了。我也叫起來：

「我並不說謊。你着了什麼魔？他的確是英勇地陣亡了的。」

「陣亡？」她咬着牙齒說。她爆發了一聲冷笑。「陣亡，你還是說陣亡嗎？看啦，看啦！你着他的信吧，看他最後的信吧！撒謊的傢伙！」

她把信丟在桌上。我瞧着信箋，可是我沒有拿它。

她走近窗戶並瞧着外面。我們聽到一列火車的聲音，一列市外的火車。

「那麼！你看啦！」她重又以一種憤怒的聲調呼叱我。「看啦，不要現得這樣卑怯吧。」

「我並不卑怯，」我說。

我生氣了。我抓過信來開始念着：

「我親愛的女人，在踏上永恆的旅途以前，我還想謝謝你，謝謝你所有的愛情和貞節。請你原諒我，可是我再不能繼續生活下去了。我是應當用繩子了結我的生命的。」

繩子？

他在說些什麼，我們的營長？

我繼續念下去：

「我們再不是些兵士，而是一些下賤的強盜，一些卑怯的謀殺犯。我們並堂堂正正地和一個對等的敵人作戰，而是陰險地，卑賤地在迫害一些小孩，婦女，和受傷了的人。」

我向女人那面偷看了一眼。

她始終筆直地立在窗口，並且瞧着外面。

迫害一些婦女？

不錯，這是真的。

「請你原諒我，」營長寫道，「可是我再

不適合我們的時代了……」

我觀察着營長的女人，而我想道：「那麼

你呢，你適合我們的時代嗎？」我繼續念着：

「這是一種恥辱！而最使我傷心的是我的祖國的沒落。因為我的祖國是僅僅在現在才失去它的榮譽，而這次却是永久地失去了。但願上帝給我以自殺的勇氣吧，因為我再不願做一個犯人一樣繼續生活下去了。我的祖國使我厭惡。」

它使他厭惡？

女人始終瞧着窗外。外面究竟有什麼東西

那樣好看呢？不用說，什麼也沒有。

我觀察着她而我想着營長。這一切有什麼意思呢？誰還能够理解你呢？為什麼你的祖國使你厭惡呢？這樣說來，真的，你再不願意和我們，和你的兵士在一塊了？你和我们生疏了，這事我們早已覺到……你記得嗎？隨舉一例，當你知道我們……消滅了幾個俘虜時，你為這事會大發雷霆！然而，我們不過使用了一種稍稍迅速的方法……也許有點粗暴，我承認，可是我們是不能戴着手套打勝仗的。這點你該知道。但你却對我們叫說一個兵士並不是一個謀殺犯，並說使用這樣的方法是玷辱前方。玷辱前方？這話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彷彿記得這是上次世界大戰時的用語。但我們再不懂得它的意義了。而你却親手將提議執行那小小死刑的弟兄的星剝下，把他領上的銀星剝下。

你說，營長，這一切有什麼意思呢，既然第二天人家又把他的星還了給他？

而你，你却看着自己受到一通嚴厲的斥責。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報告裏面的話語。這是連長親口說給我們聽的。

「時候不同了，我們已不再生活在武士時代了。」這便是那報告裏的話。

營長，營長，這一切都是沒有意義的。請你相信我，我是祇希望你好的。我不是從你後面跳上來過嗎？我不是曾經想要把你從死神手裏奪回嗎？現在，我知道你為什麼迎着機關槍走去了，現在我知道救你的命是一點也不會使

你高興的。可是我的手臂還是一樣被打着了。

它還沒有完全痊愈，並且也許永遠不會痊愈了。當我想要援救你時，你怎麼能够說我是個犯人呢？我怎麼會使你感到厭惡呢？因為，我也一樣，我是祖國的一份子。而立在那邊，立在窗口的你的女人也是一樣。

即或你們真的時時吵鬧，她也一定甯願你平安無恙地轉來的。

實在說來，她還相當年輕，而她會懂得自尋安慰。可是，不相干！……即使真的一個男子抵得另一個，你也不該做出這樣的事啦。瞧吧，她心裏在亂作一團呢。

我會對她說你並不是吊死的，我會使她安靜起來。我會告訴她這是敵人的一挺機關槍；而我已把這話對她說說了。

她用心地聽着我的話，隨後問道：

「這確是真相嗎？」

「是的。」

她用着那雙澄澈的眼睛凄然地瞧着我。她露出了一個疲倦的微笑。於是我們再行沉默起來。

我看見她重又變得這樣甯靜，不禁詫異起來。突然，她問我道：

「你願意答應我一件事情嗎？」

「十分願意。」

「我求你不要讓這封信的內容給第三個人知道。」

「我答應你。」

她把信收了，隨後輕輕地拍着頭髮：「我得告訴你，」她開口道，「他死的真正原因被發覺出來，這事是使我十分難堪的。我是一個出過一些文官武將的世家後裔，假使人家知道這封可怕的信裏寫些什麼，這便會成爲一件駭人的醜事。」

「我聽從你的吩咐！」
「他們簡直可以不讓他安靜，即使是在墳墓裏面。他們簡直可以把他挖起來，然後再把他拋在義塚裏面。」

「這並不是不可能的。」
她驚懼地瞧着我。

我心裏想：這樣說來，你是一個出過一些文官武將的世家後裔。

「你現在成了我的心腹了，」她打斷了我的思緒，並且重又露出一個微笑。「現在祇靠着你才可以使這事不讓第三個人知道。祇靠着你一人。因爲仁慈的上帝，他是不會說話的。」
說到這裏，她便離開了客室。她到廚房裏去準備晚餐去了。

這事我已告訴過你，因爲我的火車要九點十二分才開，我得在她家裏晚餐。

現在祇剩下我一人。
香烟還留在小圓桌上。我取了一支烟燃吸起來。藏書櫃裏有着一些上次大戰的回憶錄：一些軍事著作，那是屬於他的；一些無聊的小說，那是屬於她的。

廚房裏傳來一陣碗碟的聲音。
我們晚餐會有些什麼東西上口呢？無疑的

，這會是一頓冷食。也許祇是一個英國式的晚餐：一點牛油，一點乳酪和麵包罷了。
外面，天下起雨來，而樹木起着寒戰，可是裏面却一切都顯得寧靜，並且充滿着一種舒適的暖氣。

對啦，秋已經來了。
天越來越黑，而燈光照亮着放在房屋中間的那張大桌子。在這地方，營長和他的女人，曾經一同用餐。而突然之間，我心裏：那麼！它就在這裏啦，舒服的生活，你所那樣輕視的舒服的生活。

你輕視得有理由嗎？
同時我又想起我的父親正在他那小酒店裏踱來踱去，而我不禁可憐他起來。他也一樣想，要有一個這樣的家庭，漂亮的燈，藏書櫃，靠背椅，小圓桌和屋中間的桌子。還有一個在廚房裏拿動碗碟的女人。

我的母親懂不懂得烹調呢？這事我不知道。我得去看看她才對。我有好幾年沒有到她的墳上去過了。而突然一種奇怪的情緒抓住了我，因爲我覺得我也一樣，我可以爲着一個女人，一個留在家裏給你烹飪的女人，而忘掉我的國家。

對啦，愛情是從胃裏出來的。
我忍不住發出一個冷笑，而我開始在室內大踏步地走着。

一個角上有一面大玻璃鏡。我走着的時候在鏡裏照見我自己，而一個念頭突然浮上我的

腦中：以前營長究竟有着怎樣的步法呢？
我試着學學他的樣子。我一點也學不像。不，但這兩步學得狠像。他是這樣走法：身子稍稍笨重，橫闊。當他等待着晚餐時，他一定是這樣來回走着的。

難道他也要等待我這樣久嗎？
我的確餓了，她爲什麼在廚房裏把碗碟亂七八糟地弄到這樣久呢？當我預備抽第四支香烟時，她畢竟托着一隻盤子進來了。
好呀！她拿來了一些薄切肉片和生菜。她默默地擺下食具。刀，叉，調羹：應有盡有。這一切都整齊齊地擺着，好像人們在隊伍裏面一樣。

我覺得自己漸漸地變成了營長。我坐在他的位子上。
當我們知道自己有一個女人在家裏把衣櫥開了又關，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條時，也許會覺得幸福吧。對啦，這該是很快樂的事……祇要我們能够擔負這筆費用。幸福是一個純粹屬於金錢的問題……嚇！說來說去是一樣！

營長呢？他是能够擔負的，他是能够擔負這種家庭幸福的費用的。可是，他却睡在營房裏。他祇在星期天和紀念日看到他的女人。這樣看來，這一切人世和天國的愛，都同樣是不足重輕的了。實際是我不愛任何人。

連我自己也不愛。
老實說，我憎惡所有的人。我甚至開始憎惡營長，因爲他的信的緣故，因爲他厭惡祖國

的緣故。

「你喝紅葡萄酒呢，還是白葡萄酒？」她問我道。

「我什麼都喝。」

她斟上紅葡萄酒，起初斟在她的杯裏，隨後斟在我的杯裏。我舉起我的杯子：

「祝女主人健康。」

「謝謝，」她低低地說。可是她祇把嘴唇在酒裏潤了一潤。

她臉色非常蒼白。我們靜靜地吃着。遠處傳來一陣鐘聲。我傾耳聽着。

「這是車站的鐘聲，」她對我說。「在黑暗中，我們可以從這兒聽到。」

「這和黑暗有什麼關係呢？」我說。看見她終於決定談起話來，我便鬆了一鬆，因為這頓沉默的晚餐已經開始使我覺得不快了。

「不知道。就是這樣！」她說。並且她看也不看我，繼續說道：

「世間就這樣有些不可解的事情，有些特殊的神祕，有些沒有探測過的關係。你不覺得嗎？」

並不等待我的回答，她一面揀着生菜，一面接下去說：

「有一天我做了一個惡夢。我夢見自己躺在這隻沙發上，正在看一本小說。突然，我的丈夫跑進房來對我叫道：『來！趕快！』因為我沒有準備好，他便對我叫罵起來——啊！罵了一些狠粗的話呢！因為他雖是一個非常和善

的人，但也會顯得非常焦躁。於是我連忙穿着起來，可是那時我看見他額上有一個很深的傷口，並且那傷口在淌血。我發出一聲驚叫，但他却微笑着，把他的指頭擱在嘴上並低聲說道：『不要響！你知道小孩子們已經睡了；』

「可是我們並沒有小孩。我吃驚地瞧着他，並且我對他說道：『天啊！亞爾芬斯，你頭腦裏有着什麼呀？』而他回答：『不要說蠢話吧。這並不是我的頭腦，這是我的心呀！』說到這裏，我便醒了。」

「奇怪，」我說道。

「可是，更奇怪的是：我就在他被打死的那天做了這個夢。」

「非常奇怪，真的！那麼，他就是這樣突然消滅了嗎？我是說：在你的夢中。」

「對啦，這即是說他是從這張門出去的，可是他在門上通過，就像他已變成無形的一樣。」

「而這張門通往什麼地方呢？」

她呆呆地看了我一下，隨後說道：

「通往我的房間。」

她臉紅了。為什麼緣故呢？她把她的杯子幾乎一口飲乾。突然，她接着說：

「你是幹什麼事情的？你是學生嗎？」

我？一個學生？

難道我像一個學生嗎？

我該對她說，脫下制服，我便什麼也不是嗎？我該對她說，假使警察沒有在冰上踏錯一

步，我的身份證明書甚至已不是純潔無瑕的了嗎？

我對她說：

「對啦，我是學生。我正在求學的途中加入了軍隊，而我是作為志願兵出發了的。」

「哦！」她說。而她的臉孔便陰暗起來。無疑的。「志願兵」三字使她想起了她的丈夫。

可是我呢，我却微笑着，因為她把我也當作一個大學生，我忍不住得意起來。這樣，金錢並不是萬能的了。我們生下地時所能得到的像貌也狠有用處啦。這麼一來，我便可以議論風生地和她談話了。起初，我是害怕着的。可是

現在，我一面談着，一面不斷地對我自己說道：『你瞧，和一個上流社會的貴婦人一道晚餐也並不是什麼難事呢，當你知道她把你當作一個大學生看待時。』

我和她閑談着一切事情，有個時候我甚至使她放聲大笑起來。可是她笑了一半便忽然停住，並以一種驚懼的眼光向周圍巡視一下，就

像她已明白今天她不應當發笑一樣。

我也和她談起我的手臂，它還沒有完全痊愈，可是我並沒對她說出我是因為想要救全營

長的生命才受傷了的。

為什麼我在這上面保持了沉默呢？

為什麼我沒有向她告白我的手臂繼續使我覺得痛楚，甚至當我舉杯的時候也覺得痛楚呢？而且這祇是因為我想憑着一種瘋狂的勇敢，

編後記

——編 者——

現在，我們向讀者諸君送出這一卷的最後一期。在這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在這出版條件異常貧乏的萬山叢中，本刊居然在讀者與作者的愛護與支持之下出滿半年了，這喜悅應該不僅僅是編者個人的。

這一期任生先生的「賣餅師」，是從投稿中選出來的。作者的名字雖然比較生疏，但文筆的簡練足以顯示出作者的修養。至於上一期預告過的李輝英先生的創作「霍大除附」及許天虹先生的譯劇「一九三九年式的母愛」之未能登出，前者是因送審時未能通過的緣故，後者則以篇幅不夠，不得已又移往下期去了。

下一期是第二卷的開始，我們正在準備出一個特大號，大概可以容納十萬字，請讀者諸君注意一下底封面的預告。

最近因交通的阻礙，大批寄到外埠去代售的刊物勢必在路上走得很久，但定閱零寄却依然與普通郵件同樣迅速。所以希望大家能直接預定，以便本刊能够早日到達讀者之前。

把她丈夫從必死的境地搶救出來的緣故。

爲什麼我沒有自誇是一個真正的英雄呢？這事連我自己也不明白。

我所知道的是：我像聽到一種內在的微弱的聲音對我低語道：「不要說出他的名字，最要緊的是不要說出他的名字。」

他在這裏已再沒有什麼用處了。

他的影子再不應當反射在我們的棟上。

叫他去罷！叫他到外面去罷！

也許是因爲她剛才笑過緣故嗎？

不要再讓她矜持起來呀。

叫他去罷……

天越來越晚了：

「現在，」我說道，「我得轉去了。」

「還剩有一點酒呢，」她說。

而我很多時候沒有喝酒了。酒使我興奮起

來，於是我開始敘述一個年輕女郎追求我的故

事，但我却並不愛她，因爲在我看來她是太年輕了。於是，我看到她在注視着我，因爲她帶

着一種嘲弄的神情微笑着，我便突然停住不說了。

車站的鐘聲重又傳送過來。

她聳起了耳朵，而且我還看到她微微跳了

一下。

「有什麼事？」我說。

「這是你最後的一班火車。」

「最後的一班？那麼，再見了。」

可是她安住我道：

「你狠可以在這兒過夜呢，祇要你的手臂

受得了，你可以睡在沙發上面。」

「但這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不呢？你一點也不妨害我什麼，

反過來，我倒並不喜歡一個人住在這整座的房

子裏。樓下的房客已經旅行去了，而我的女僕

要明天早晨才來。並且這邊常常有些使人非常

不安的乞丐經過。」

「一些乞丐？」

乞丐二字給了我心上一個打擊，因爲我忍

不住想到一直放在袋裏的那五塊錢，和那不會

得着這五塊錢的人。

我在玻璃鏡上看到我自己。

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坐在我的位子上面可以

照見自己。

我一點也不喜歡我自己。

「這些乞丐越來越橫暴了，」她補說道。

(本章完，全書未完)

現代文藝

叢刊

我們編行這個叢刊，並沒有什麼雄大的野心。只不過有鑒於戰時物質條件的缺乏，交通的阻碍，以及其他種種原因，出版事業受着極大的影響；因此，我們想以「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微意，在文藝書籍方面，盡一點薄弱的努力。同時，巨大的計劃也是沒有的，只不過就我們能力所及，約到幾部稿子就印幾部，暫定六冊為一輯，繼續印行下去。作者不一定是名家，內容也很雜，創作和翻譯都有。我們只希望所出的書不致使文藝界朋友搖頭，讀者上當，至於什麼對文壇有了不起的大供獻之類的話，自然是不敢自誇的。茲將第一輯書目列下：

夜戲(短篇)

聶紺弩著

實價五角五分

作者的創作雖然不多，但每篇幾乎都是精心結構之作。風格清新，文字永雋，到處流露着作者特有的機智。本書是作者第一個短篇集，內收小說五篇。

生命(短篇)

葛琴著

印刷中

葛琴先生是中國有數的女作家中最傑出的一個，作品完全沒有一般女性的脆弱氣氛。在這個集子里收容着作者近年來的創作六篇。

報復(短篇)

王西彥著

實價壹元

本書包含着作者抗戰前後的創作十篇，所描寫的範圍很廣，從江南的農村到北國的古城，從抗戰的前線到後方的敵詐。——廣泛地反映出戰前戰後的光明面與黑暗面。

麒麟寨(劇本)

荃麟著

實價六角五分

這是一個四幕劇，如題目所昭示的，描寫的對象是一個山寨上的英雄，他們怎樣走上抗戰的路。這劇本曾經各地紛紛排演，舞台效果非常好，是目前劇本荒的情形下不可多得的劇本。

雜草集(散文)

艾蕪著

印刷中

艾蕪先生是一個忠實的優秀的小說家，但他的散文也同樣地清新可讀。從這集子裏，不僅僅可以看到作者抗戰後的生活動態，還可以看到作者對社會現象的精闢的感想及見解。

勞薪輯(雜文)

唐弢著

印刷中

作者的雜文已有很高的聲譽，結構的嚴密，文字的簡練，以及含義的深刻，是讀者所深知的。抗戰後我們已久未讀到作者的作品了，這一個雜文新集定能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

三行發社版出進改三

本刊自創刊以來，已滿一卷。際此抗戰進入艱苦的最後階段，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以及報答讀者諸君的熱烈愛護，自第二卷開始，無論內容及形式，皆將有所改進，希讀者注意。

(論文)

張天翼

創作 題未定

艾蕪

三作 秋聲

雨田

篇 烟鎗

寒波

草原交響樂 (長詩)

鄒荻帆

(中篇)

王西彥

詩選

諸家

血與仇恨 (散文)

陳曙

艾青等

停棹小唱 (散文詩)

唐瑛

一九三九年式的母愛 (劇本)

許天虹譯

香港文藝縱橫談 (通訊)

蕭天

(長篇連載)

黎烈文譯

福建省政府特准發行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永安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字第六十二號

本期零售每册省內二角四分
省外二角六分